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夏四月戊午朔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誓師勤王次於浦口

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籍祥符人也世爲錦衣百戶母尹氏方娠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聞亦慷慨自許好讀書舉崇禎戊辰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甲申三月以前事詳紀傳是月朔聞賊犯闕乃與戶部尚書高宏圖工部尚書程註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愼言兵部侍郎呂大器翰林院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太常寺卿何應瑞應天府府尹劉士禎鴻臚寺卿朱之臣太常寺寺

丞姚思孝吏科給事中李沽戶科給事中羅萬象河南道御史郭維經山東道御史陳艮弼廣東道御史周元泰山西道御史米壽圖陝西道御史王孫蕃四川道御史朱國昌誓告天地馳檄勤王檄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絀武功遭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微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著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慝從上作釁可預知然且俠骨錚錚與艮嶽之峯而並厲義風烈烈燄霓宸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於青史有若本朝者乎力埽凶氛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從寬簡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迺至今上特興宏謨益備孝廟之温恭儼在世祖之祖武重光當冲齡而埽

恭頴之氣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棐貢之嘆總爲徧及以
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
是派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勤頒有再累吾民
之語每遇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真能以
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瘦錙銖有罪不難以一人之過以就
臣之名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臣之駢集理誠莫解事
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責以赤心而
報主下之自失者難言家家有半閒之堂事事同小兒之
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
淮陰曾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並悠悠壅
蔽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尙可爲涉

必窮於滅項悲夫悲夫邊塵未殄寇燄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伯圖無復追其三駕洒者介馬橫馳夫竊輔羽書不絕於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如金張或子虛之以貲起或輓輅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國士彙爲里雄合無各抒壯謀各團義旅仗不需於武庫糗無藉於郇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畫策直承黃鉞豈賊遁得有白頭醜類亦殲普天大酺此則萬代之

近瞻仰雖九廟亦爲之鑒臨者也倘猶未暇於卽戎必義且先於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啻高之牛足惜卽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變氣易爲豪至登壟巨商腴田富室若輿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攸殊然使平準法行卽陽翟之雄豈得舉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偶值佳緣毋忘藉誘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撰諸慎籍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乎親郊乃雍容之事虒莊尚有崇輸出塞下僥倖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

社稷之憂卽是身家之算始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傻孟之仁迫我之旣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窗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者痛嘗鄭監門之畫圖與老弱之受害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逆巢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若一時之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背溺豈不冤哉欲圖穩著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策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卽是一家破巢必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哉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於卽死實切執殳之願輒迴托

錚之呼人理倘存我求必應如纓情阿堵絕念封疆雎陽之援竟停則嬰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衆獨擁則溫嶠有迴指之旗封章上達於北虜奮筆敢駕於南史是爲過計亦屬癡衷見起君親矜昭天日法等無任斫泡呼天抱心濺血之至渡江抵浦口聞北京陷可法痛哭首觸柱血流至踵議提兵決戰羣僚諸將請先擇君以定南都可法乃身還南京是時勤王之師南都諸臣外有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龍主事雷演祚浙江台紹道傅雲龍與台州知州關繼縉通判楊體元推官張明弼知縣朱騰熊在籍前靖江知縣臨海陳函煇又臨川僉事曾益吳郡諸生王聖風徐珩等皆刑牲誓師各有檄文並不著錄惟陳函煇一檄爲

世所傳文曰嗚乎故老有未經之變禾黍傷心普天同不
共之仇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車
馬錢塘怒擊江濤嗚乎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古而蝕日
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埽腥羶身鍾
二曜之英雙驅誠諒歷年二百八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
一十五朝寰海盡行就歷迨我皇上御宇十有七年於茲
矣始攻誅璫獨勵震霆作鼓頻年勦敵咸持宵旰爲衣九
邊寒暑幾警呼庚呼癸之嗟萬姓啼號時切已溺已飢之
痛雖擧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罹殿有
何失序嗚乎郎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累世休養之恩乃
者欲逼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先帝不得正其

終罪極海山貫知已滿慘深天地皆豈共生嗚乎誰秉國
成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
軍置若罔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降盡
宏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即係忠臣此則刦
運值遭陽九百六之爻而凡民並循杜折維裂之會矣安
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豬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
州九內鴆先進毒鳳旣斬於京口剖屍之僇犮逃景亦斃
於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況漢德猶
存周歷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興夷羿逢蒙難免
少康之並傷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大復仇業賴社稷之
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必出祁山嗚乎遷

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矧具鬚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務伸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鼓鼙嚙齒穿齦聲斷五更鼓角共灑中包胥之淚誓焚百里硯之舟所幸澤綱張翼宋之旗協恭在位願如惆禹挾興漢之鉞磨厲以須二三子何患無君金陵咸尊正朔千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吾請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抒孝子忠臣之憤殲厥渠魁斑馬叶乎北風旂常紀於南極以赤子而扶神鼎事在人爲卽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一洗欃槍晦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海內共扶正氣神

明鑒此血誠謹檄未幾奉南都詔不許草澤勤王諸路兵皆罷

徐鼒曰曰次於浦口何譏之也顧炎武之言曰陪京向稱重地兵馬整飭有素一聞賊逼京師即當星馳赴援奮不返顧今先帝大行旬餘日矣至是始議勤王於被髮纓冠之義何居夫是時桐廬光汝之賊窺伺陪京勢難輕動況千里赴援鞭長莫及炎武之論毋乃刻諸顧鼒以爲不然者闖賊陷潼關破榆林殘全晉蹂甯武兩月前已駸駸有逼長安之勢矣使諸君子先期誓衆捲甲星馳則懷光至而奉天圍解西平入而九廟重安又何至以柏舉之亡勞申包胥倚庭之哭米賊之拒啓沃孝直獻蜀之謀哉君子

謂秦伯洲上之師不足以言勤王也

辛酉明降賊臣鞏焴燬太廟神主

時偽禮政府已改定朝儀官職名號士大夫相捋體制刊刻成書暨登極演禮頒詔釋菜郊天祀廟之期焴不俟期即於是日移太祖神主於歷代帝王廟餘悉燒燬

徐鼒曰書諡例不名焴何以名特誅之也焴爲明之大臣非牛宋側陋失志之人比也廉恥之不惜倫常之不知並鬼神在天之靈亦不畏蓋亂臣賊子中無忌憚之尤者矣故書名以誅之

闖賊命其黨考選舉人

是日牛金星吉服至吏政府同宋企郊考舉人攷日燕都日記云出

天下歸仁焉花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右之吉无不利等題又云順天偽尹考童生出天與之及大雨數千里考生員出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等題就試者七八十人取者實授舉人不取者革退偽示各省鄉試於中秋舉行其三考吏員監生告考者俱不許焉

丙寅闖賊鑄九璽不成

自成既定登極期癸亥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乙亥釋諸在繫官遣偽將董學禮率兵南下白某催餉天津又遣大小智勇果毅偽將軍分駐北直等處畿內山東河南赴任偽官多黍晉生員之無賴者奸淫貪殺民不聊生盜賊四起臨淄濟南之間行道不通武定州東南市皆賊濱州城外殺人如麻自成號其老營兵為老本給米止數

斛馬豆日數升老本頗怨之先是鑄永昌錢字不成文是日鑄九璽又不成自成始懼

徐鼒曰自成發難荆襄流毒秦晉蕩神京殘原廟彼其心豈自以爲盜賊哉蓋亦以天命自疑矣劫運既終詐力亦爲向之狂噬而莫抵禦者卒亦不能全軀命而逭天誅雖曰凶惡使然抑孰非天爲之哉特書之見神器之不可力爭也

已巳闖賊率衆拒吳三桂大敗明勲戚大臣

初三桂之報賊書以顯見東宮也賊計以定王往三桂檄自成曰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致書絕其父曰兒以父陰勲闆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當以[illegible][illegible]昔篤遂

誓方急宿遣臣鎮衛隘門戶淪陷殘盡兒方力圖恢復以
爲李賊猖獗不久即當撲滅恐往返道路坐失事機不意
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巍巍百雉
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失墜使兒捲甲赴闕事已後期可悲
可恨側聞聖主宴駕臣民僇辱不勝眦裂猶意吾父素負
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下
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
非忠孝兩美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旣無孝寬禦寇
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往苒爲母罪人王陵趙
苞二公並著英烈我父嘍滯宿將嬌嬌王臣反愧巾幗女
子父既不能爲忠臣兒亦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

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又移檄遠近畧云闖賊李自成以么麼小醜蕩穢神京日色無光妖氛吐燄豺狼突於城闕犬豕據於朝廷弑我帝后刑我搢紳戮我士民掠我財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壽淒風元勳懿戚之誅鋤鬼門泣日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克逆義兵所向一以當千試看赤縣之歸心仍是朱家之正統自成聞之大驚謀之劉宗敏李牟諸僞將躭樂已久殊無鬬志自成乃殺陳演魏藻德朱純臣等六十餘人於東華門外下令親征挾皇子吳襄自隨劉宗敏李過皆從而命李牟牛金星居守辛未西長安街有私示立東宮爲帝改元義興云云莫識所從來降臣何瑞徵以

壬申望日參牛金星金星諭以誘言囚起各官謹懼少出門由是降官皆生悔心有為僧道乞丐而逃者或偽死蓋棺殮其下而出城焉

壬申明路振飛王燮誅降賊臣呂弼周

弼周者原任河南驛傳道變座師也攜偽參將王富赴偽防禦使之任遊擊駱舉伴迎之中途執以解燮叱使跪弼周罵曰人也不認燮曰亂臣賊子我認得誰叱左右截其耳細鞫其事賊及聖上東宮所在弼周不答解至軍門振飛舉觴勞駱舉簪花旁立縛弼周富於柱集善射者立二十步外人發一矢射者盡乃剮之眾情大悅時偽制將軍董學禮襲據宿遷振飛命鹽城守備王某擊破之又擒偽

官胡來賀宋自誠李魁春沈于河斬叛將趙洪順等威震

河上

徐鼒曰聞之顧炎武曰二臣此舉深得誅討之義矣

癸酉我

天清師次西拉塔拉

攝政王報三桂書曰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今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夫伯思報主恩不共流賊戴天眞忠臣之義也伯雖向與我爲敵今勿因前故懷疑昔管仲射桓中鉤後稱仲父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爵藩王國仇可報身家可保世孳富貴如山河之永也是日賊前鋒至永平三桂與之十三戰勝負相當焉

吳三桂與闖賊戰於一片石

甲戌自成大隊至永平三桂兵少結虛營於關外使民詭爲軍士執旗鼓守之自成薄外營營中老弱盡死長驅城下圍之數币山海城者關內鎭城也東二里許有羅城外拒自成慮三桂東遁出奇兵二萬騎從山海城西一片石口北出而東突外城薄關門三桂不能遁攝政王度勢已迫乃盡發騎兵而西將至外城則見火礮東向擊疑不敢進駐營歡喜嶺三桂遣使者相望於道凡八往返全軍始至合十四萬騎三桂見

大清兵至則從礮擊隙道突圍馳入壁中見攝政王薙髮稱臣以白馬烏牛祭天地歃血爲誓攝政王命三桂爲前鋒英

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各將萬騎由東西水關分道入自統
大兵爲後隊敗賊前鋒唐通數百騎於一片石攷日野史自成使唐通復招三桂三桂佯喜誑通出關與大清兵合戰當即此時事三桂入關見其民不及
薙髮者裂白布纏身爲識攝政王以賊不可輕敵又慮三
桂不可信乃命三桂開關嘗賊大戰於一片石日暮方罷
己卯攷日燕都日記請兵始末俱云十九日丙子吳三桂與賊戰於一片石二十日丁丑英豫二王助三桂破自成二十一日戊寅自成使人議和而明史東華錄逆臣傳則云二十一日吳三桂與自成戰二十二日己卯我兵助三桂破賊今從之我
大清兵大破闖賊於山海關闖賊走永平
是日自成兵二十萬自北山橫亙至海我兩軍對賊而陣
三桂軍其右我軍其左尚不及賊陣之半三桂悉銳卒搏

戰其姪國貴躍馬陷陣士卒無不一以當百自卯歷辰殺賊數千人賊張兩翼圍三桂數重衝盪數十合呼聲震海嶠及午大風揚沙兵賊不辨我軍大呼者三風止英豫二王率鐵騎二萬白標爲號從三桂陣右衝賊中堅如風發潮湧所向摧陷自成方挾明皇子登高岡觀戰有僧進曰此必東兵也宜急避之俄塵開見甲而辮髮者陣遂動自成麾蓋先走賊衆望之遂土崩逐北四十里僵屍遍野溝水盡赤劉宗敏最驍悍亦負重傷歸自成走永平

闖賊殺吳三桂之父襄及其家屬攷日自成殺吳襄事諸說不一謂自成初出兵時殺者北畧云初九日自成得吳三桂絕父書即盡戮吳襄家口三十餘人下令親征謂自成兵敗即殺者傳信錄云闖殺襄懸首於藁自乘千里馬逃歸京師殺三桂母及眷屬謂自成兵敗還京師後始殺者請兵始末後附記野史云自成得三

桂絶父書復使唐通往三桂徉喜日家君見在覊四恐旦夕
不保桂方悔恨但東國之兵已入內地惟一戰敗之庶可捲
甲趙朝耳通大喜出關合戰大敗退走吳營忽戰發吳兵殺
出內外受敵通通走三桂遍張洛途告示又有順治元年四
月二十六日榜文一道自成罰之遂殺吳襄全家四王合傳
云白成馳入京師挾吳襄上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殺左右挾
者自成遂斬襄懸其首於城並家口三十餘人盡殺之烈皇
小識亦云自成奔還京師四月二十西日也三桂同時 清兵
犀城而軍自成遂出殺襄並其家口贏按自成東出時嶺遣唐
通議和則無出兵時即殺襄之理兵敗即殺襄亦無遺王則
尭等奉太予議和之理則殺襄斷在走永平後也明史謂三
桂先驅至不平自成殺吳襄奔遂京師稱目三篇永明王紀
睪補並同今從之
闕疑故不日也

英豫二王合三桂急追賊賊將唐通出戰爲三桂參將馮

有威所敗攷日四王合傳云爲馮有威所使誤也按殺寖
紀畧云乙酉二月自成之敗也李錦在論林唐
通從黃南川過河以自成遇其家之氣也故別爲一單以
外其後錦與通劉殊有勝負詳釋文義日成敗後道又降
於我軍自成虐其家故云云也請兵始末又云四月初四
口三桂破山海關唐通遁等亦誤也後唐通閥氏請和交

得於四月初四日卻降三桂乎 蓋遁之降在自成棄京師後也 自成乃遣降臣王則堯張
若麟奉太子如三桂營議和三桂送則堯於我軍攝政王
斬之趣三桂進兵自成乃殺襄懸首於藁還京又殺襄家
屬三十餘人

徐鼒曰不曰殺明京營提督吳襄而曰殺吳三桂之父何
罪三桂也

癸未闖賊走還京師縱其黨大掠

初自成之東出也牛金星冠帶具內閣儀仗往來拜謁詩
其鄉人限商人三日開店弛九門出入之禁既微聞自成
敗乃復嚴門禁毀城外民居佛寺運兵器上城為守禦計
是日自成自永平馳千里馬一日夜至京師大隊入城無

復紀律夜肆淫掠婦女哭聲震天投井死者不勝計民間傳言吳三桂擁太子入城令臣民爲先帝發喪降賊官薛所蘊以宋獻策密令出京熊文舉龔鼎孳涂必泓皆短衣敝袴幅絹蒙妻妾首狼狽出平則門竄榛莽間匍匐地號嘆聞攝政王與朝紳蕩滌前穢乃復入京受官焉攷曰詳聾道人遇變紀略

乙酉明高傑寇揚州

傑字英吾米脂人初爲李自成先鋒後以通自成妻邢氏而懼偕以降於賀人龍孫傳庭之督秦中也令傑與白廣恩爲前鋒潼關不守率其下李成棟楊繩武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鄧泗之間驚呼高兵

至居者喪失魂魄抵揚州焚掠城外揚人厚犒之不聽是日圍揚州江南北大震

徐鼒曰高傑總兵而伯爵者曰寇揚州何惡之同於賊也傑以降盜膺閫寄受封爵不思感恩圖報乃復逞其虺蜴之性魚肉畜民是所謂殺越人于貨凡民罔不憝者也烏可以既受朝命而諱之哉

丙戌明游擊高桂義民許來春起兵誅闖賊僞官於泰安州京師陷知州朱萬欽聞之逃僞防禦使牌示軍至軍妻軍去民妻八字州人大懼繼又逮紳士趙某掠餉（攷曰紳士趙某原記作人行樸楚趙公）於是原任游擊高桂鄉民許來春糾百餘人奪門入執僞防禦並其黨數十人斬之僞將郭昇自兗州來

間防禦誅攻陷州城桂來春死之同死者治中蕭協中生
員　國鉉投井死舉人徐栴城頭駡賊死生員王德昌巷
戰死房伯龍黃應瑞劉孔訓蕭獻吉楊應薦胡會隆逝聖
文先後不屈死布衣馮魁軒闔家自焚死攷月本王皮為官據城訛
徐肅曰自桂以下皆舉義不克而死者不曰死之曰起兵
何大倡義也狷介之士容有死節而不能倡義者倡義則
仇賊仇賊則必死君子以爲有必死之心而後動於義故
舉其大者以書焉夫草茅未仕之臣死國事者昔人以爲
過情刎之求嫁女之守貞茲何以許之哉詩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君親
之義國亡君死[illegible]文武反顏事仇而草茅忠義之士[illegible]

能仗戈匡難奮不顧身事雖無成志則可取矣此綱目之所以書韓人張良歟

明貢生馬元騄生員謝陛起兵誅闖賊偽官於德州

香河知縣朱帥欽者慶藩宗室也棄官走與偽防禦使閻傑因之德州時酷比餉銀截指劃筋逃匿者火其家民不堪命元騄陛一呼而起執傑與偽州牧吳徵文（攷曰徵文亦作徵文）誠之偽州牧乃不識一字言係紅旗千把解山西生員赴州牧任生員賄以百金使代任者衆嘩而食之（攷曰本程正揆滄州祀事）奉帥欽權稱濟王移告遠近兗青登萊諸州皆堅壁自守陛即南中訛傳以爲故相謝陞者也

徐鼒曰不日何以事類書且闕疑也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凌駉起兵誅闖賊僞官於臨清

駉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以主事贊畫督師李建泰軍建泰降賊駉遁至臨清因商人之資募兵三千權州印部署鄉勇斬僞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復臨清濟甯傳檄山東畧曰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蠲免民租虛聲則盛稱賊勢以致浮言胥動舉國若狂愚懦無知開門揖寇闖城一啓毒楚交加一官而微數萬金一商而派數千兩非刑拷比罔念尊卑縱卒姦淫不遺寡幼將軍出令先問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戶於是山東河北土寨來歸者甚衆與德州謝陞遙相應焉

臣鼒曰當日之起兵誅僞官者猶有巡撫宋權李燊御史

曹溶等何以不類書乎是皆以賊爲贄投誠

聖朝攀龍鱗而附鳳翼立功名以自顯者非諸君子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比也宜詳

國史貳臣傳玆不得以類書焉

丙戌闖賊僭稱帝是夜焚宮殿西走

自成既決計西行是日僭號於武英殿追尊七代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稱大順永昌元年牛金星代行郊天禮午後運草入宮留殘卒數千人擁大隊而行祖光先谷可成殿後須臾五鳳樓火起延燒宮殿太廟及九門城樓賊兵私廨亦火城外草場皆火夜如白日餘賊飛馬殺人百姓各以牀几塞巷口或持梃突出擊之賊東西馳不得出

多䰄於是士民議城守搜遺賊自成在途聞之將遣兵屠城會吳三桂兵已有過都城而南者遂止初牛金星嘗入朝議登極在途怒癲僧命殺之僧笑曰和尚一個頭汝輩幾萬頭卻如何語畢失僧所在偽軍師宋獻策亦嘗云我主只可為馬上王酒過幾年而已旣入京師果敗亡不復振云先數日賊拘銀匠數百鎔所掠金及庫藏器皿爲大磚而發其中搜民間騾馬盡載以西故潰散而貲財不遺劉宗敏田見秀谷英張鼐袁宗第劉芳亮李錦七偽侯者每賞珠一大斗金銀一車幣千端士卒從北郡歸者腰皆有黃金璞寶飲郵人酒擲金與之或給珠一握無所吝白廣恩家珊瑚高累尺皆禁中物也後自成爾去長安居民

爭入所居搜金銀中夜失火燒秦王府幾盡獅民之有力者得最多故大宗者衆數十年後關中人猶從雨後泥土中拾得珍珠云

明參將曾英敗獻賊於忠州

賊至忠州英率水師迎戰火其舟百餘賊死千計及英還守涪州賊遂悉衆屯忠州葫蘆壩

明馬士英以兵迎福王由崧於江上

士英字瑤草貴陽人與懷甯阮大鋮同中萬歷丙辰會試又三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啓時遷郎中歷知嚴州河中大同三府崇禎三年遷山西陽和道副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帑金數千餽遺朝

貴爲鎮守太監王坤所發坐遣戍尋流寓南京時大鋮半逆案失職以避賊至與士英相結甚歡周延儒之內召也大鋮輦金錢要以援已不可則以士英屬之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斗光被逮遂起士英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永城人劉超反士英誘而縛之以獻於朝又堵禦流寇有功闖賊逼京議福王潞王周世孫各棄藩南奔諸王皆宮眷隨行獨福王子然與常應俊等數人流離飄泊士英陰使人導之借淮撫路振飛舟南行已而北京凶問至南都諸大臣議立君惠王瑞王桂王道遠難致諸王之在淮上者福王屬親而在邸多不類事潞王倫次疎而有賢聲意多屬焉時史可法督師在浦

口前侍郎錢謙益兵備僉事雷演祚入說侍郎呂大器曰潞王穆宗之孫神宗猶子昭穆不遠賢明可立福恭王覬覦天位幾釀大禍若立其子勢將修怨三案諸君子上肉大器然之遂與都御史張愼言詹事姜曰廣移牒可法言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預有司不讀書貪淫酗酒七不可立士英亦遣其私人傳語可法謂立君以賢倫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卽答以七不可之說身還南京士英欲居擁戴功既得可法移文卽結靖南伯黃得功暨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移書諸大臣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責可法嘗主其議發兵擁王至儀徵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倉卒議迎立焉

徐鼒曰以兵迎何罪士英之專制也神京傾覆宗社邱墟立君既不可緩福王未爲失正事機呼吸聚訟盈廷匪以兵迎事靡有定斯亦祭仲行權之旨哉然則何以罪士英也春秋之法誅心而已士英非有利社稷安民人之心貪孱王爲奇貨挾悍將以要盟其罪烏可逭哉

五月戊子朔兩星夾日

是月軒轅絕續不常大小失次至十月乃復天狗下尾長白竟天

徐鼒曰特書何紀異也

我

大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檄吳三桂西行追闖賊

明太子在三桂軍中傳諭京師西江米巷商人聞之乃合貲爲三桂家發喪具棺衾殮之三桂請護太子入京師攝政王不許檄之西行三桂乃送太子於高起潛所或云逸於民間旋入皇姑寺或曰太子非眞也三桂追賊至定州清水河下斬其僞果毅將軍谷可成祖光先墜馬傷足自成復大敗三桂以賊將首級遙祭其父奪回金銀賞將士故論者亦以此多三桂之能復仇焉

庚寅我

天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入北京

初都中聞太子在吳軍原任御史曹溶率衆城守搜餘賊錦衣衛都指揮使駱養性與侍郎沈惟炳等立崇禎帝位

哭臨備法駕迎太子於朝陽門望塵俯伏及登輿非太子
也衆駭愕聞前騶者麾都人悉去白冠則我
大清攝政王率滿洲兵入城矣城上白標驟遍紫禁布遉廬諸
臣具勸進表我大學士范文程僞爲不知者論衆曰我國
皇帝去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傳令自初六日癸巳始爲
崇禎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謚爲懷宗端皇帝周后爲
烈皇后改葬於田貴妃之寢園從賊最著如熊文舉楊枝
起朱徽者亦滴前穢同哭臨焉時都民捜斬餘寇不已因
下令薙髮者卽非賊於是官民悉薙髮無遺焉
明馬士英史可法奉福王由崧監國南京
先是四月甲申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宏基提督操江誠意

伯劉孔昭尚書高宏圖程註南京守備司禮監韓贊周及
張慎言呂大器姜曰廣集議於朝大器時典禮兵兩部頓
筆不肯下給事中李沾厲聲曰體莫重於尊君兵莫先於
衞王衆議僉同公獨持異沾請得以頸血濺公衣矣劉孔
昭亦言大器不得出言搖惑大器不敢復言乃以福王告
廟乙酉諸臣具啓迎於儀徵丙戌王舟次觀音門丁亥百
官迎見於龍江關王素衣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乘馬自
三山門入至孝陵從臣請自東門御路入王遜避自西門
入至饗殿禮畢謁懿文太子陵乃自朝陽門入東華門步
行謁奉先殿出西華門駐蹕內守備府爲行宮百官進見
王赧然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又陳戰守大計謂當

素服郊次發師討罪示天下以必報仇之義王唯唯不能答己丑百官謁王於行宮靈璧侯湯國祚訐戶部措餉不時其言憤絮太監韓贊周叱之起呂大器曰此非對君體御史祁彪佳亦以為言羣臣既退議監國登極張愼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位史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來奈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更移祁彪佳曰監國名正蓋愈推讓益彰王之賢德且總師討賊申復國恥示海內無因以自利之心而江北諸大將使共預推戴則將士亦歡欣然後擇吉登大寶佈告天下徐宏基等然之議遂定是日大臣勸進箋再上王許監國庚寅王行告天禮祝文稱人雲霄衆異之升殿百官行四拜禮從宏基疏進

監國賓百官再行四拜禮乃退發大行皇帝喪大赦天下其新加練餉及崇禎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並各項錢糧十四年以前實欠在民者悉免之俄有傳後日卽登極者蓋呂大器以異議懼禍請登極以自媚也祁彪佳曰今日監國明日卽位事同兒戲宜待發喪除服議之乃止

徐鼒曰潞王之在杭州也命內官博訪古玩拒監國之請稽首歸命是其懦弱無能豈所謂賢明可定大計者乎論者謂潞王立而錢謙益爲相其敗壞不在馬士英下然則當日之擁立福王者固私而議立潞王者亦未爲公也使文武諸臣援倫敘之正屏功罪之私迎少康於遐荒奉瑘琊以纂統則馬士英劉孔昭輩既不能以擁戴要君而諸

君子亦何至以定策之二心爲羣邪所挾制哉門戶既分蘭艾錯出貪鄙無耻如錢謙益者妄附淸流進其簧鼓遂使史爾遠以定策居功商太史以爭立懼罪僭始旣涵禍敗斯熾春秋責備賢者可法豈無罪焉先士英於可法者見可法之制於士英也

明以張愼言爲吏部尚書

愼言字金銘陽城人舉萬歷庚戌進士官南京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南都官名吏隱政事皆決於北愼言從衆僉名而已時朝廷新建以愼言宿德重望命專理部事

壬辰明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高宏圖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並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

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鳳陽等處軍務

宏圖字研文膠州人萬歷庚戌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甲申三月以前事詳紀傳時以宏圖物望所歸改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可法同入直方廷推時劉孔昭攘臂欲入閣可法曰本朝無勛臣入閣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又議起廢眾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特舉阮大鋮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毋庸議自是始搆怨焉

徐鼒曰嗚呼顧炎武曰國破君亡普天同痛可法等當戴弁供職不得援登極推恩常例希正揆席春秋之法賊不討仇不復則君不葬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當

日若宣昭此義士英雖奸何名而入孔昭邪說何由而起

惜乎可法諸臣之見不及此也備書之交譏之也

明命兵部員外郎萬元吉宣諭各鎮

時高傑兵大掠江北聲言欲寄家江南約劉澤清刻日渡江史可法請發戶部銀萬兩遣元吉宣諭犒賞元吉者南昌人天啓乙丑進士授潮州推官捕盜有聲以計與鍋極爲永州檢校督師楊嗣昌薦其才改大理寺評事軍前監紀能調和諸將馳驅兵間未嘗一夕安枕以母喪歸癸未起南京職方司主事進郎中時以四鎮不和元吉請行扁舟造傑壘告之以戢兵聽朝命傑曰吾欲寄家元吉曰公等將進取淮北而弁孥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輦轂地非

公等非爲國家意也諸將應曰諾顧獨耽視揚州揚州居天下膏腴有新舊二城子女瓌寶累萬萬元吉上疏曰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近更乖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爲賊兵以民爲叛環攻非釋猝有寇至必至驚竄矣今日莫大之憂也江北郡邑接連山東河南賊騎處處可到勢必需兵堵剿臣等雖有愛民之心無銷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經過駐扎地方使城外居民盡移城內聽兵住空房嚴禁毀傷仍諭居民出城貿遷有司將領共相防護禁搶掠則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監軍楚蜀時行之甚效其在今何獨不然乎揚州士民王傳龍亦公疏云東省附逆淮揚人自爲守不意賊警未至而高

兵先亂殺人則積屍盈野汚淫則辱及幼女新舊城環聞絶糧已經月餘何不恤已失之州邑而殺自有之良民也時江南巡撫鄭瑄奏江北劉澤清兵欲渡江三吳百姓呼吸變亂臣遺書高劉二帥不肯止兵請敕操江武臣速援京口鳳陽參將戈士凱亦報劉澤清沿途殺刧過攻臨清

明以張應元爲承天總兵

癸巳明爲崇禎帝發喪

是日我攝政王亦命臣民爲崇禎帝舉哀

甲午明以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前禮部尚書王鐸爲東閣大學士並入閣辦事曰廣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

曰廣字居之浙江人萬歷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五年攝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京師陷諸大臣議所立曰廣與呂大器主立潞王而諸帥奉福王至江上於是文武官並集守備太監韓贊周宅令各署名曰廣曰此大事請告奉先殿而後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誦侯史可法曰廣呵之於是羣小咸目攝焉廷推閣臣遂不與及再推詞臣以王鐸陳子壯黃道周名上而首曰廣乃與鐸並命鐸孟津人天啓壬戌進士亦以庶吉士授編修崇禎十一年春經筵進講唯天下至聖章旁及時事有白骨如林語莊烈帝切責其敷衍支吾明年大學士張至發奏東宮出閣時設侍班四人講讀六人校書二人皆以翰詹兼任廷議舉

黃道周至發昇之而以鐸爲侍班尋乞假歸十七年三月擢禮部尚書未至而京師陷至是以入閣召焉

明以周堪賡爲戶部尚書

明起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改呂大器爲吏部左侍郎以練國事爲戶部右侍郎解學龍爲兵部左侍郎賀世壽爲刑部右侍郎何應瑞爲工部右侍郎

是時可法宏圖收召人望自尚書都御史侍郎以下通政司則劉士楨右通政則侯峒曾大理卿則鄭瑄光祿卿則許譽卿太常卿則朱之臣少卿則左懋第國子監祭酒則羅大任召諭籍之科道章正宸揚時化莊鰲獻熊開元袁愷姜埰張煊李長春喬可聘詹爾選馬兆義熊友立李曰

輔李標等復原官調倪嘉慶華允誠葉廷秀爲文選司官其給事中李沾以下諸人亦各升轉雖人不皆賢而或以物望或以資格銓法秩然自劉孔昭憤不入閣李沾與鍼卿貳馬士英乘之而入而逆案諸人援匯起國事始大壞矣

徐鼒曰詳紀何喜初政之有可觀也

明衡王起兵誅闖賊僞官於青州攷曰明史諸王傳有兩衡王一興宗子允㙉一憲宗子祐楎二傳均無崇禎年間嗣王名及誅僞官事存之俟攷

衡王率諸生驅殺僞官請徙內地時河北山東各殺僞官稱起義濟甯有鄉官潘士良者攷曰貳臣傳云士良萬歷癸丑進士累官刑部右侍郎以同兵楊科等入城殺僞將僞道科自爲總兵而奏請

士民爲總河未幾回兵朱繼宗又殺楊氏而自爲總兵[illegible]南都甲乙紀云楊科奏潘爲總河而自爲總兵後遂鎮諸將篇又云殺副將楊朴一家而自爲總兵朴豈科之譌字歟抑科朴本二人歟俟攷時前兵部侍郎張鳳翔亦起兵誅僞官於東昌後

大清兵迫乃棄東昌南歸

臣鼒曰張鳳翔起兵誅賊遙應南都與朱權李鑑之以賊爲贄投誠

大清者異矣何以不書惡其不克終也

乙未明起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原官辭不受

宗周字啟東號念臺山陰人學者所稱蕺山先生也萬歷辛丑進士崇禎帝迂其言而嘆爲忠歷官至都察院左都

御史寛以請釋熊姜之獄忭言所爲民年已六十有四歸
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以發喪討賊責巡
撫黃鳴駿鳴駿曰哀詔未至當靜以鎮之宗周勃然曰君
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顧藉口
靜鎮作遜避計邪鳴駿唯唯明日復趨之則曰發喪必待
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既發喪問師期
則曰甲仗未具宗周嘆曰是烏足與有爲哉乃與前侍郎
朱大典前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
立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尋上疏自稱
草莽孤臣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
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
進而圖江北今淮安鳳陽安慶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鎮尤
當重在鳳陽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中都周天下之樞也
東扼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
漸恢漸進秦晉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
自効賊勢益孤賊黨日盡矣一曰重屏藩以資彈壓地方
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撫非才不能彈壓遂不具論即如
淮揚數百里之間兩節鉞不能禦亂賊之南下致淮北一
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以家眷
浮舟於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
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也按軍法臨陣脫

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今天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張撻伐一面分别各帥之封賞孰應孰濫孰輕則量收侯爵重則并奪伯爵軍功旣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命夫以左帥恢復焉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爲不封者武臣旣濫文臣隨之外廷旣濫中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覈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授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於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别定罪至於僞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者實繁有徒尤當顯示誅絶行此數者於討賊復仇之法亦略具是

矣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卓異當破格旌異則有安撫之使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反膺升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疏言賊兵入秦逾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北進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封疆諸臣之宜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敷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西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事卸兵權於閫外計圖定策之功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封疆諸臣之宜誅者二

然猶或曰事無禀承迨浙助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而亟馳一介使齎蠟丸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共激仇恥哭九廟安梓宫訪諸王更不然則亟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擣燕都令九邊督鎮卷甲銜枚出其不意合謀共奮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紛紛制作盡屬謄面僅令吳鎮諸臣一奏薊京之捷將謂我南中而門於何地則舉朝謀國不忠之宜誅者三而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須行我詔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换舛謬錯出即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無服於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宜誅者四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而及乃概用新恩即先帝誅

瑞錢案詔書蒙混勢必虓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擢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工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攷曰以上兩疏明史南疆繹史多刪節原文惟南畧較詳備今參訂焉詔報曰親統六師光復舊物嚴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義之人心慎新爵劾舊官厥拜昌言宜付史館中外為之悚動時宗周本無意於出謂朝中黨禍方興何暇圖賊而一時奸人雖不利宗周又恥不能致之及方出而彈劾踵至不少假借由是羣小側目馬士英高傑劉澤清尤深嫉之焉

徐鼒曰備書官何嘉之也曰辭不受何大其守春秋討賊復仇之義也然則其言可用乎南都立國藩鎮是賴是皆麤暴猛厲之夫縱之則驕激之則叛故史可法之委曲撫綏論者譏其懦而吾獨有以諒其時勢之難也宗周侃侃正論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詆諆大臣輕朝廷之威而速黨錮之禍豈非君子之過歟傳曰國君含垢貴知時也

明馬士英率兵入朝

時楚督袁繼咸請入覲詔止之士英拜疏卽行率兵由淮赴江船千二百艘先至者焚劫淮安西門外王燮駐清江浦令坊義士排立兩岸不許一舟停泊一人上岸凡三日始畢士英至江干上疏勸進並以史可法七不可之書奏

之王可法始不安

徐鼒曰曰率兵入朝何明士英之劫制廷臣也削其官深絕之也

明遣御史祁彪佳宣諭諸鎮

彪佳字宏吉一字虎子山陰人弱冠成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御史以刷卷南畿便道還家聞京師陷慟哭赴南都福王至羣議援宋高宗故事立爲兵馬大元帥彪佳曰今與宋不同宋時徽欽固在也今海內無主盍如景泰稱制監國議乃定首陳紀綱法度爲立國本次及發號用人二事又疏陳致治大本王嘉納之時高傑猶掠揚州士民奔避無賴者乘間剽敓廷議以彪佳按吳有威望命往宣諭斬

倡亂者數人宣布赦文 敕別有司搬否一方遂安

戊戌明吏部尚書張慎言 陳中興議

一曰議節制淮安廬鳳 荆襄鎮鈐重地宜命鎭撫大臣分

戍增保扼守險要東西 關闔首尾相援添戰艦於江淮之

間郡縣積穀爲倉卒轉 運之資二曰議屏藩諸王流離南

竄宜擇浙東名山郡邑 及閩粵間暫居焉其護衛官屬暫

從節省三曰議開屯江 北地廣今爲畿輔若招集流離開

立屯田擇其邑之豪以 百夫屯爲百夫長以千夫屯爲千

夫長連其什伍教之兵 陣就使守禦亦弭寇之一策也四

曰議招徠河北淪陷郡 縣設立僞官有能誅擒者賞五曰

議寛宥諸臣陷賊事非 得已不宜以風聞苛議堅其從賊

之想若自拔來歸宜隨才錄用六曰議褒䘏忠烈之臣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宜贈䘏以慰幽魂文第詳核勿遺七曰議銓敘起廢之條不可不愼若逆案諸人無容更議其在戍籍廢居者一從淸論不撓毀譽八曰議漕卒北漕萬有餘旗舵工挽夫實繁有徒今漕登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鄉游食不已爲患非細安插宜急也王嘉納之

攷日本南疆繹史本傳核明史作中與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僞命曰褒䘏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稅不載原疏兹從繹史

明大學士高宏圖陳新政八事

宏圖請移蹕中都進山東以示大舉討賊疏陳新政八事

一宣義問請聲逆賊之罪鼓發忠義一勤聖學請不俟釋

服日御經筵一設記注館召詞臣入侍日記言動一時親

藩請如先朝殿極故事遣官齎璽書慰問一議廟祀請權

附列聖神主於奉先殿仍於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一嚴

章奏請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脫罪僥倖一收人心請鐲

江北河南山東田租毋使賊徒藉口一擇詔使請遣官招

諭朝鮮示牽制之勢王從納焉

明命趙光遠鎮守四川

明貴州民何兆仰作亂

明定京營兵制罷錦衣衛南北兩鎮撫司

史可法請裁去南京內外守備參贊各衙依北京舊制設

京營府衛簡精壯募義勇以實之侍衛錦衣鑾儀諸司所

隸卑役當多事之日恐宜入伍操練毋坐耗錢糧至錦衣鎮撫司官不必備亦所以杜告密節繁費收人心於新政有裨者也又言操江舊兵單弱請增設九江京口兩鎮文臣二人協理戎政王並從之

明分江北爲四鎮以高傑劉良佐劉澤淸黃得功分統之

史可法疏言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當酌地利設四藩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鳳徐滁六爲進取之基督師駐揚州居中調遣其四鎮則各自畫地澤淸轄淮海駐淮安山陽淸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東邳州睢甯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州以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沛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蒙城

亳州懷遠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
駐臨淮以鳳陽臨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霍邱
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以滁
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合肥巢縣無爲州十一
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路各設監軍一員一切軍民聽統
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
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
軍前買馬製器之用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
萬折色銀四十萬聽各鎮自行徵取所收中原城池即歸
統轄實守恢復爵爲上公與開國元勳同世襲賊在河北
則各鎮協防淮徐在河南則各鎮協守泗鳳賊自河北河

南分道來犯則各鎮嚴兵固守其鳳陽總兵應改副將一員察每歲所入約米二百四十萬銀五六百萬各兵支用所存無多所望諸臣核實兵實餉之中爲實戰實守之計更立督師節制諸鎮如此則諸鎮各衛其地無不致力而受成於督師機不遙度事不中制士氣奮而民心定江南庶幾可保矣從之

徐鼒曰養鷹之說曰飢則爲用飽則颺去諸將未立寸功遽膺分土徒以長其傲慢不臣之氣烏可以言恢復哉且使幸而成功亦尾大不掉之勢也然則可法胡爲出此謀也曰不得已也諸將各擁強兵分據江北能禁其不竊踞自雄乎不能也鋤而去之能保其不爲敵用乎不能也旣

不能制其死命而又不能撫之以恩此永明王所以失之於孫可望也假以制命使恩猶出之自上此亦亂世馭驕將不得已之術也尚無以此咎謀國者哉攷曰鼎按應廷吉青燐屑云史公嘗謂廷吉曰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宏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余也是史公亦深悔之亦見封四鎮非史公本謀也

明遣御史陳丹衷宣諭江北

明起前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協理戎政

國維出都十日而都城陷召以原官協理戎政尋追敘平山東盜李青山功加太子太保蔭子錦衣僉事國維請建三輔以蘇南京以京口為東輔蕪湖為西輔京師為中輔各設重兵鎮守不果行徐石麒之去位也廷議以國維代

之阮大鋮私取中旨用張捷國維知事不可爲遂乞省親
歸

明以李沾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時新設文臣協理操江吏部推沾爲之沾故善操江劉孔
昭懼分其任乃求歷常少

明以御史郭維經爲應天府丞仍兼原職固辭不許

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崇禎初
遷南京御史疏詆溫體仁崇禎帝切責之以憂去久之起
故官諸臣之議立潞王也維經持不可福王立進應天府
丞維經積勞于撫都人賴之令仍兼御史巡視中城李沾
因劾維經劾吏部尚書張慎言有私維經旋悟爲沾所賣

具疏引罪復以加銜爲魏忠賢陋習力辭不許並上言聖
明御極將二旬一切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
今僞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僇剽掠之慘漸
逼江南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
盈廷訾議致啓旁門鬬捷足營鑽窺之穴隙作富貴之階
梯舉朝人心如狂如醉匹夫匹婦呼天憤鬱釀成災祲乞
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恩怨報復
故習一以辦賊復仇爲事疏入報聞

明起在籍主事王重爲文選司郎中

時銓曹乏員張愼言以在籍主事王重家在金壇可立致
推之李沾持不可曰是受我贄四十金者愼言曰僕起家

三十年貲十二金而止公安得以四十金貲乎僕老矣須
舊銓郎乃解事又地近其人廉否僕自有提衡不能混也
沾益銜之

徐鼒曰侍郎以下黜陟不書李沾郭維經王重之官何以
書傷朋黨之禍謹消長之機也

明起顧錫疇為禮部尚書

錫疇字九疇崑山人萬歷已未進士改庶吉士天啓中以
檢討削籍崇禎初起原官累擢少詹事禮部侍郎是時以
尚書起諸家

明以總兵鄭鴻逵鎮九江黃蜚鎮京口

鴻逵芝龍弟也蜚得功同姓稱兄弟者也蜚登萊總兵

明雞澤生員殷淵起兵拒闖賊不克死之

賊檄諸生就選不應且死或以勸淵叱之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必不可見也已聞北都陷發喪哭臨與諸生黃公旃等起義事敗死之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五

鎮甯宋左夫光佃
泰興林大冲鵠　參校
霸州[illegible]
同里受泉汪達刊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六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壬寅明福王即皇帝位於南京

戊戌羣臣勸進箋三上王許之禮部請祀地祇命俟郊天日一併舉行己亥修奉先殿壬寅王即位武英殿詔曰我國家受天鴻祚奕世滋昌保大定功重熙累洽自高皇帝龍飛奠鼎而已卜無疆之歷矣朕嗣守藩服播遷江淮羣臣百姓共推繼序跋涉來迎請正位號予暫允監國攝理萬幾乃累箋勸進拒辭弗獲謹於五月十五日祇告天地宗廟即皇帝位於南都猥以藐躬荷茲神器惟我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儉造邦殫宵旰以經營希蕩平之績效乃

潢池盜弄鋒鏑震驚燕畿埽地以蒙塵龍馭賓天而七廟
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遺弓抱痛敢辭薪膽之
瘁誓圖俘馘之功尙賴親賢戮力勛勤助予敵愾其以明
年爲宏光元年與民更始大赦天下加在京文武官一級
無級可加者進勳階一級給新銜誥命督撫監司守令給
見任官銜誥命補諡蔭前朝大臣之有勞績品行者存問
在籍閣臣六部堂官遣配及閒住者復原職三品以下情
可原者採訪酌用諸藩流寓者撫按善爲安置宗室在南
京者按時給糧公侯伯常祿往日未折三七關支或中半
兼支者俱於折色中給本色一半石折銀七錢以示厚意
王公子孫各蔭一子入監讀書七十以上年高有德者給

冠帶細民量給膳米忠義殉難者咨訪建祠舉人副榜廩
貢監生不得遏抑以塞賢路山林草澤有奇才異能堪以
匡時禦亂者從公保舉試驗錄效者舉主連坐北直山東
河南山西陝西遼東文武官生不從賊在南者文官吏部
察明推陞赴用其生員寄應天府學考試其武弁赴部驗
明寄係在京各衛陷賊各官有能返邪歸正者寬其前罪
殺賊自效者以軍功論免宏光元年糧十分之一北直山
西陝西全免五年山東河南三年江北湖廣蠲十分之五
江西四川十分之三其折漕稅粮及上供柴炭派撥商民
者一切蠲革詔到日星速頒行匿隱支飾者訪明究問於
戲宏濟艱難用宜九伐平邦之政覃敷闓澤並沛三驅解

綱之仁新綍煥頒前徽益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先是諸臣議赦書蠲免史可法曰今天下半壞軍餉繁費恐未可盡除故次第免之焉是日降賊少詹事項煜混入朝班衆逐之

徐鼒曰陸宣公曰以言感人其本已淺當日黃巾縱橫赤縣鼎沸銅駝荊棘泥馬倉皇天步艱難維其棘矣使其君臥薪嘗膽下向檐之令其臣反身发舍急征繕之謀則讀靈武卽位之詔殉國益堅聞興元罪己之言流涕以奮固己乃當日二十五條之頒祇尋常登極布告之文悤悤泄泄無可感人而野史言淮撫路振飛宣詔民間有蠲免錢糧語衆情歡騰可知赤子忠愛之心梏亡於許政哉而酋

之捷於桴鼓耳向使諸賢未去逆案未翻亦安見天下事
之不可爲哉

明以內官韓贊周爲司禮監秉筆太監盧九德提督京營

徐鼒曰特書何傷宦官之害與明相終始也詩曰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啟禎中官之害南都君臣所耳聞而目覩
者矣俟遠鑒哉朝政維新芟除宜急胡憒憒若是也嗚乎
此明之所以亡也

癸卯明以馬士英掌兵部事入閣辦事大學士史可法自請
督師江上許之

士英至京謂可法曰我馭軍寬頗擾於民公威名著淮上
公誠能經營於外我居中帥以聽命當無不濟者可法以

士英之入勢不兩立乃曰君者守行者禦敢辭難乎遂請行京師士民諱曰何乃奪我史公太學生陳方策諸生盧渭疏言淮揚門戶也京師堂奧也門戶有人而堂奧無人可乎疏中有秦檜在內李綱在外之語朝野以為名言

攷曰本應廷吉青燐屑又卓海凱師相家藏史公與其手札云學安老弟復吉書來具見盛意法肯不知彼人之力保法守揚州非欲自收其權然揚州重任使彼人居之保無他慮乎法何敢辭正所以無愧於先帝也只身天之苟有一息敢亦是圖此意唯老弟知之所云澤字謹已留意此人之無能法亦深悉此時聊借其兵力來行收復可稍抑之老弟然喻法意為是近日消息益不佳獨木支大廈苟危法惡有餘恨耳至此決蕩如綫衰殘負重帥任賊不專一其七月二更可法頓接札中使人指馮士英揚州中任云云知公非特避士英兼為揚州遣也著衷益見矣

徐鼒曰先書士英入將而後可法督師何朋可法之出避士英也嗚乎邪正消長之機宗社存亡之辨於斯見矣

明分應天蘇松爲二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左懋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爲韓城知縣有聲父喪三年不入內事母盡孝擢戶科給事中攷曰史外云考遷吏科給事中庚辰以大旱請賑畿南天果雨是年春奉命督兵湖廣聞變誓師而北會南京建號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遂有是命

明加前督師丁啓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啓睿永城人初以楊嗣昌薦由陝西巡撫擢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鄭崇儉總督三邊軍務庸怯無能李自成圍開封啓睿避賊不敢戰崇禎帝切責之不得已會諸將

於朱仙鎮大敗喪馬贏七千將士數萬敕書印劍俱失褫職下吏久之釋歸南都立黃綠馬士英充爲事官督河南勦寇諸務會李自成屢爲
大清兵所敗中原豪傑多殺僞官反正啓睿之弟啓光分守睢陽與副將盛時隆等密會歸德知府桑開第舉人丁魁南郭熾余正紳計擒歸德府僞管河同知陳奇商邱僞知縣賈士俊柘城僞知縣郭經邦鹿邑僞知縣孫澄寧陵僞知縣許承蔭考城僞知縣范浩夏邑僞知縣尚國俊並各僞解送南都經邦以天若病死餘就誅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

先是崇禎帝特旨召對之龍與撫甯侯朱國弼各賜御監

馬百匹命國弼督漕務之龍守禦南京攷日本稱正按滄州紀事故有

是命

明總督漕運巡撫鳳淮路振飛罷以田仰代之

高傑之南也馬士英欲倚爲重遣迎之振飛謂大將宜禦寇門庭不得入內地阻之不令前傑遂取道鳳陽至揚州士英之道淮入朝也振飛禁舟兵不得上岸又留其火器禦賊士英滋不悅初撫甯侯朱國弼奉命督漕聞賊勢急即擁領擅取淮安庫帑福建京餉十餘萬以行振飛力爭故國弼亦銜之及士英當國國弼亦進保國公用事遂共排振飛起田仰代之仰劉孔昭之私人也士英怒未已更誣振飛侵餉得旨提問闔郡士民訟冤得免振飛亦旋以

毋喪去任焉

明進靖南伯黃得功爲侯

得功字滸山攷曰一作字虎山開原衛人甲申三月以前事詳紀傳

明進甯南伯左良玉爲侯

良玉字崑山臨清人由軍校積官至總兵屢破賊而驕蹇不奉法所部多降將亦不盡用良玉法甲申三月以前事詳紀傳京師陷良玉稿素卒諸將旦夕臨諸將前請曰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子以坐詔我輩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良玉拊膺而號曰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國家之

變以自利也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爲効有過此一步者
艮玉誓之以死盡出所藏金銀緞物凡二三萬散之諸將
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艮玉何心獨有之
乎於是艮玉哭諸將嗷然皆哭副將馬士彥書曰有不奉
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罟磯斷江衆乃定旣大
封四鎮爲侯伯推恩進艮玉爲侯委以上流之任詔書到
而艮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於關門艮玉以其間復荆
州德安承天詔以收復陵園爲艮玉功責所司補給十六
年楚餉缺額四十萬而何騰蛟爲楚撫袁繼咸爲江督騰
蛟共艮玉收拾武昌同心固守繼咸爲李邦華所推許邦
華死北都難其客李猶龍又在艮玉幕中故兩人交最合

良玉兵無慮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以一山幟志爲一色良玉建大將旗鼓於射堂周麾一呼旃而立者山谷爲滿其鬭罕法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十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强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親兵良將大半死其後歸者多烏合法令不復相攝良玉亦老且病無復中原意矣

徐鼒曰亡明之天下者左良玉也論者咎其瑪瑙山之養寇朱仙鎮之喪師夫瑪瑙山之養寇誠然朱仙鎮之敗豈良玉所願出哉迹其所逐二賊遇獻忠則捷遇自成則敗豈其材力優於獻忠而絀於自成歟獻忠狡猾淫掠亦賊

豺狼故良玉得乘其敝自成之再出河南也謊託仁義之師號召饑民爲所愚者簞食壺漿之恐後而良玉之標掠顧甚於賊焉得而不敗哉古名將之治軍也取民家一笠者斬豈有無制之師而可抗敵哉吾故未遑責其養寇之不忠而先責其爲將之不仁也

明封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

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人初與高傑同居李自成麾下傑護內營良佐護外營傑降後良佐亦歸朝或曰故淮督朱大典部將也崇禎十年流賊羅汝才合其黨搖天動等衆二十餘萬分屯柏鄉之綠潭石井良佐同總兵牟文綬擊敗之又屢敗革左袁特中護祖陵有功十五年同黃得功

大敗張獻忠於滑山嘗乘花馬陷陣故亦號花馬劉云時

與傑澤清並封爲伯傑澤清事已見前澤清自云先帝已

封伯而詔不達故三人同日拜澤清後獨進侯攷日南疆繹史劉澤

清傳云是冬進爵爲侯

乙巳明史可法陛辭

可法陛辭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命百官

郊餞給銀二十萬兩可法請以總兵劉肇基李棲鳳于永

綬卜從善金聲桓隨征薦舉人李遴主事何剛軍前監紀

從之一應軍需詔戶部即給可法既出劉孔昭益無顧忌

尚張諸臣不能安其位矣

徐鼒曰特書何惜之也

明以大理寺丞祁彪佳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淞

先是北京之變諸生檄討其搢紳授僞職者衆人因之焚刦以爲利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四家蕩洗無遺又焚時敏家三代四棺俱燬彪佳奏民情囂動借名義憤與其振之使懼不如威之使服國法誠申人心自正宜將從逆諸臣先行處分使士庶無所藉口則焚掠之徒可加等治許之彪佳復榜諸衢曰叛逆不可名忠義不可矜毋借鋤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逆禍亂未幾嘉定華生家奴容句合他家奴及羣不逞近萬人突起刦殺各縛其主而杖之踞坐索身劵彪佳捕斬數人餘盡擒諸獄令曰有原主來保者得貰死於是諸奴搏顙行匄原主以免募士爲蒼頭

軍親教戰攷日本毛奇齡西河全集邢忠敏傳尋詔復設廠衛緝事官彪佳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於二十年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以煅鍊羅織爲事雖朝廷爪牙寔權臣鷹犬舉朝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慘酷等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無籍兇徒投爲厮養誣告遍及善良赤手立致鉅萬招承多出於拷掠怨憤充塞於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彌甚欲淸姦宄而姦宄益多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血濺玉階肉飛金陛

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郎銖隨須已魂驚骨削矣朝廷從
受愎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三者弊
政嘗永行禁革疏入羣奄共撓之大學士姜曰廣力爭乃
命五城御史察訪不設緝事官時高傑劉澤清開藩江北
顧未嘗忘情江南也憚彪佳威望無一卒渡江者傑駐瓜
州嘗以書訖期會於大觀樓意彪佳文士畏縮必不敢輕
渡江至期風大作彪佳掉小舟從小吏數人出沒波浪中
須臾泊岸傑大駭異撤兵衛下拜曰不意公之勇亦如是
也彪佳披肝膈勉以共奬王室慷慨流涕傑曰傑閱人多
矣如公者甘爲之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張筵
驩飲而別馬士英輩嫉彪佳甚嗾私人朱統鑕劾之御史

張孫振希士英旨亦劾彪佳謂初沮登極者立潞王也是年十一月彪佳移疾去吳民泣而送之遂隱於雲門山

明命參將王之綱迎母妃於河南郭家寨

馬士英奏聖母流離當急圖迎養但以兵往恐有阻滯參將王之綱曾在河南招撫李際遇得其歡心宜密諭史可法遣之遂命之綱迎母妃於郭家寨

己酉我

大清固山額眞譚泰等破闖賊於眞定賊走平陽遂走韓城

賊走眞定吳三桂導我固山額眞譚泰及遼撫黎玉田合兵追及之白戊屢敗而憤勒精騎依山爲陣大呼曰今日決死鬬不求人助乃爲豪傑耳於是縱兵大戰自辰至酉

自以不知書命其下教之作字又合講通鑑而聽之輒用己意臧否少時饑困盜主人瓜爲所鞭之見血既得志不修布衣之怨秦人亦以此異之其僭稱王也大風霾破京師後種種怪異既歸秦怪風作於西安羅燕象魏俱敗識者策其敗焉

明鳳淮巡撫路振飛擊降賊將董學禮敗之擒降賊官武愫送南都

僞制將軍董學禮襲據宿遷適僞防禦使武愫至學禮與僞漕儲方允昌僞督餉白邦政置酒宴之學禮遣兵衞送僞示至徐州舉人閻爾梅碎牒大罵愫下之獄孜日南鑑紀畧以誅呂弼周擒武愫爲一時事誤也誅呂弼周是四月十五日壬申事武愫之擒是五月二十五日事南畧記

椒分明又南畧載閻爾梅在獄賦詩云死國非輕死逆輕鴻毛取與泰山爭楚襲未必無三戶夏復由來起一成日月有時經薄蝕乾坤何日不皇明寵新豈是承恩者空自將身買賊名又南畧云五月二十三日擒董學禮及從者十三人斬之誤也學禮後降 大清授一等子官至湖廣提督康熙五年死見貳臣傳 時振飛候代命鹽城守備王某復徵遷淮坊義士縛武愫獻諸朝振飛大享士於淮安府學中敘有功文武八十餘人與按臣王變安席行酒觀者鼓舞史可法疏曰闖賊入關以從僞官一到爭思奉迎督撫手握兵權不能碎一僞牌斬一僞使淮安官民固守牌到則碎之使到則斬之賊騎逼河上則邀擊敗退之賊將如董學禮白邦政等俱踟躕而不敢前義兵一二十萬聲勢之壯猶若長城振將卒同仇之氣堅民間死守之心東南賴安實賴此舉伏乞優擢示勸庶忠

義之士感奮而偷生苟免者知所愧恥矣

徐鼒曰聞之汪有典曰武愫有僕某卒匡愫以義方愫受賊僞職索吉服出迎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何時不奔喪哭臨而吉服事賊乎叩頭出血愫叱之去僕曰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人情吾不忍見主人之失身且罹禍也遂絕粒死嗚乎愫固無足責矣顧智何出其僕下哉

庚戌明劉孔昭訐吏部尚書張慎言於朝

孔昭故善阮大鋮必欲起之因詔內有逆案不得輕議之語慎言持正不可奪置酒酧諸勳臣謀逐之湯國祚趙之龍皆諸時慎言條議酧用北來諸臣之法因薦原任督師

大學士吳甡吏部尚書鄭三俊是日早朝畢孔昭挈國祚之龍呼九卿科道於廷大罵愼言謂排忽武臣結黨行私薦吳甡鄭三俊有悖成憲眞奸臣也叱咤聲徹殿陛愼言立班不辨給事中羅萬象言愼言平生具在安得指爲奸邪孔昭出袖中小刀逐愼言於班曰殺此老奸愼言於叢人中展轉相避班行大亂太監韓贊周從殿上大聲叱之曰從古無此朝儀孔昭始約刀伏地痛哭謂愼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罵爭不已王曰文武宜和衷何得偏競乃出復具疏劾愼言推補侍郎薦舉更爲可異愼言原懷二心告廟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愼言疏辨因乞休萬象言首膺封爵者四鎭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鎭銜何嘗不用武

臣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以參駁歸言官不聞委勲臣以糾劾也使勲臣得兼糾劾文臣可膀逐彈御史王孫蕃亦疏言吏部職司用人推官升官外别無職掌乔何廷尉冢宰明日大學士高宏圖疏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卽文臣中各部不得侵吏部之權用人乃愼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所私卽謂之奸臣等皆屬贅員矣薦牲票擬實出臣手三俊五朝入望臣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愼言竊念朝廷之尊尊於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弼坐視宸陛幾若訟庭愧死無地乞賜罷斥姜曰廣亦引疾求去王亦不能問遣鴻臚慰留宏圖曰廣愼言而已孔昭之怒愼言也

馬士英實陰嗾之史可法聞之嘆曰黨禍起矣因疏曰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傳廷起自纍囚張鳳翔袁繼咸馬士英起自戍籍當吳甡奉命南征以候唐通兵不至遲則過之所可原者即諸臣以為不可亦須平心入告何至痛哭喧呼滅絕法紀使驕將悍卒聞之不益輕朝廷長禍亂邪昔主辱而臣死今主亡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國難之作勳臣之殉國者誰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若各執成見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臣不願諸臣存此見也按日南畧南彊繹史載此疏互異蓋皆就原疏刪節今參訂之

徐鼒曰聞之顧炎武曰慎言以統鈞大臣孔昭廷辱之無

法紀也無法紀是無君父也書曰訐者明愼言之無罪也愼言無罪而孔昭之罪著矣

明以萬元吉爲太僕寺少卿監江北軍

初高傑黃得功劉澤清爭揚州旣傑卒駐揚得功心薄之以兵爭之不勝朝議以元吉能輯睦諸將使監江北軍元吉致書得功期共戮力王室得功報書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效勇殺賊元吉錄書傳示傑澤清始稍戢元吉之陛辭也疏言主衛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涖海宇懲逆黨用事斲削元氣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元黃啓淵滲之衆上大患當前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

告密廷杖加派抽鍊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甯國家多故小人用嚴之效如是先帝悔之更崇寬大悉反前規諸臣復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攖盛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詐咸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以為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請撤關甯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熏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變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後事而觀成敗追恨違者之說

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誰敢違衆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遂入彀我年來督撫更置專視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與冦賞罰擬乎不當國事因之大壞則以任議之途太略也又言朝廷不當偏安宜仍南京故名示不忘恢復而減錦衣旗尉罷南北衙撫以杜告密又言賊今破關入秦垂涎東南轉盼秋深出漢南則徑抵襄城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怒深怨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御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入都將近十日竊窺人情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言職徒紛

實備不誤一旦有急不識諸臣置陛下於何地得毋令三桂等竊笑江左人物乎從來戰勝首廟堂在廷無公忠共濟之雅未有能立功於外者中外大小臣工宜洗前習蓋勵後圖毋急不可居之功名毋冒不可違之淸議捐去成心收集人望萃衆志以報大仇集羣謀以制大勝社稷身名並受其福矣元吉身在外而心於朝廷前後論奏甚多如請修建文實錄復尊號爽祀靖難時及近日北都四方殉難諸臣又以前護軍四川丁魁回籍先後目擊訪問最眞者陣亡之總兵猛如虎副護秦兵之監軍副使曹心明未蒙褒錄劉廷舊督趙光抃受事破軍之後身先被創竟與喪師督輔駢首西市俱乞昭雪朝議多從之

可設勇衛營以太監李國輔監督

徐鼒曰特書何譏任宦官也

壬子明高傑兵猶在揚州進士鄭元勳爲州人所殺

傑頓兵揚州城下巡撫黃家瑞不知所計兵備道馬鳴騄帥士民晝夜堅守元勳慮拒守而城不必全親詣傑營遊說傑大喜置酒酣飲達旦厚金帛遺之具陳定居維揚無他意退兵五里外會城中人殺其遊騎傑怒肆剽掠元勳請迎原任薊督王永吉往解紛傑以揚人先殺起釁爲詞且言與撫臣約曲在兵鎮斬之曲在民撫斬之永吉以問於元勳二十五日壬子撫道登城議事元勳語於衆曰高帥來敕書召之也彼手馬 相國聘札以相示攷日應廷吉青燐屑云先

是士英用金幣往聘番山鎮宏光帝手詔有將軍以身許國帶礪共之等語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一無動苟如是即南京且聽之入況揚州乎如傑言先殺啓釁誠當禁懲否則禍且不測衆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勳不見邪元勳曰亦有楊誠戕賊者豈盡由高鎮邪楊誠者營將姓名也誠標兵多不法故元勳言及之衆誤以爲揚城也大呼曰元勳與高反責吾城捽其首而臠割之其僕殷報亦以護主死焉鳴騶走泰州傑攻城益急王命史可法往解之傑素憚可法趣其下脅取暴骨而埋之入帳灑然變色可法故示以坦易偏裨而下召見慰勞因責傑曰將軍之所以貴顯者以有君命也如不奉詔而妄冀非分之地則諸軍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矣傑

色沮然浸易可法以元勳死無罪請誅首惡納其兵不許則止可法於其軍屏其左右易所親信者仗刀侍側可法談笑不爲動徐草奏以瓜州予傑曰鎮臣在瓜民在揚調停於兵民之間釋其猜嫌同歸於好又疏言高兵之南下也初到不無騷擾及鎮臣斬數十人以徇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浸無主張道臣馬鳴騄一味偏徇聽百姓日守河邊草際取零兵殺之用是釁不可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爲百姓而百姓乘元勳一言之誤殺之撫臣坐次碎其身首撫臣威令之謂何罵兵殺兵以爲愛民而不知適以害民臣於二臣不能無憾乞察首惡一垂創之庶綱常不至盡壞王諭部院議處而揚州士民詣

瀾保任撫道王乃優詔恕之時劉澤清亦大掠淮上劉良佐至臨淮士民張羽民等亦拒不納可法以次按部皆聽命𣙜傑加謹可法遂開府揚州

徐鼒曰前書高傑寇揚州矣此曰高傑兵猶在揚州者何甚惡之詞也弄兵戕民旬月不解藐法怙亂不臣之罪極矣鄭元勳者既不能如墨翟之守宋又不能如仲連之解紛不自度量妄干衆怒遂以開門揖盜之疑蹈從井救人之悔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其元勳之謂歟

明論翊戴功進勳臣內官祿蔭

進魏國公徐宏基左柱國撫甯侯朱國弼安遠侯柳祚昌

靈璧侯湯國祚誠意伯劉孔昭東寧伯焦夢熊戎安伯郭祚永各加二級祿米五十石太監韓贊周盧九德世廕錦衣衛指揮僉事劉澤淸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戸世襲以史可法奏澤淸先帝時已封伯爵也國子監典籍李模疏曰今日諸臣能刻刻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卣爲陛下之功臣日者廟廷之爭幾成鬧市傳聞遐邇不免輕視朝廷原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鎭將夫鎭將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馬之績按其實亦在戴罪之科而予之定策勳其何以安倘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抑以勗勉敵愾無嫌溢稱然而名實之辨何容輕假夫建武之鄧禹

猶懇受任無功唐肅宗之郭子儀尙自詣闕請貶願諸大臣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府陛下延世之賞至於綸綍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然後綱維不墮而威福日隆也攻日南疆繹史李模列傳云封四鎮爲侯伯模上言云云按疏中廟堂之爭幾成鬧市是在孔昭廷訐愼言之後當是此時上也又繹史載疏文不全茲從南畧疏入報聞模字子木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初知東莞縣有聲入爲御史以巡按眞定劾分守中官左遷尋復爲河南道御史馬阮亂政嘆曰事不可爲矣卽請告還家里居三十餘年而終

徐鼒曰特書何譏爵賞之濫也爵賞者國之大柄也爵必

有德質必有功則入蔬於道德功名之途而苞苴交通之弊絕韓昭侯之愛敝袴豈無謂哉有明南渡貴倖在朝悍將在外始以爵賞爲羈縻終以權勢相傾軋紀綱既亡宗社隨之君子讀李模之疏不能無憾於史可法也

癸丑明召對大學士高宏圖馬士英姜曰廣於行宮

王謂宏圖曰國家多故倚賴良深先生何言去也朕於行政用人未習卿等所言無有不從勿疑有他宏圖曰冢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如推劉宗周黃道周吳甡假先帝在今亦必用之北都失節之臣不可用江南見存者又不合勳臣意將誰用乎若武職則有兵部在不可並責冢臣也宏圖又言近臣貪黷狀王曰朕固聞之諸臣通賄出之袖中

誠可唾也時屢勤召對先後無虛日自高姜去後馬士英

當國王拱手聽之不復預聞政事矣

明遣史可法祭告祖陵

可法祭畢上疏曰臣伏見二陵松楸如故佳氣鬱鬱知萬

年靈祚之方未艾也惟是北顧神州山河頓異感痛填膺

不能已已連歲鳳泗之間灾異迭見天鼓一月數鳴地且

三震以致今春羅茲大禍先帝躬神明之質敬天法祖勤

政愛民一十七年有如一日尚不免身殉社稷抱恨千古

天命之難諶而地靈之不足恃於此可見陛下踐祚之始

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使躬謁二陵親見鳳泗

境中萬井悲風千里赤地滿目雞犬無聲荡木消聚

死亡殆盡其嗚咽悲憤又不知何如也伏願陛下堅此一心愼終如始察天人相與之故考祖宗靈爽之依處深宮廣厦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臨淵集木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敢刻忘則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必爲請命上帝默相陛下光復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畧濫恩施開告密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潊而投鋒豪傑因之裹足竊恐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猶未可宴然自保也王嘉答之

徐鼒曰時同命者左良玉祭告顯陵也何以不書無足紀

也

乙卯明封吳三桂薊國公

馬士英奏三桂敗賊命封薊國公世襲刑部侍郎賀世壽因上疏曰今日更化善治莫若肅紀綱而愼刑賞如吳三桂奮勇殺賊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足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功名莫立輕此名器矣疏入報聞而已攷曰東拔南畧載此疏不詳月日據南都甲乙紀附於乙卯日又疏中吳三桂云云當因封三桂而上疏諷諸將也又南畧誤作賀世奇茲從明季遺聞正

明以陳子壯爲禮部尚書

子壯字集生南海人萬歷已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侍郎甲申三月前事詳紀傳以禮部尚書召

至蕪湖而南都不守乃還歸

六月丁巳朔（按[illegible]紀畧作戊午朔誤也按曆法是月乃丁巳朔）月有食之

是月淮城西黃河大風蔽日當空有星隕清源門內劉姓家隕火十餘處照耀如白晝異鳥來作恨聲俗謂之恨虎四川日月無光赤如血人仰視北斗不復見有大星出西方芒燄閃爍不定

明增淮揚兵三萬

允馬士英之請也

明大學士高宏圖督漕江上

宏圖請暫輟閣務督漕江上許之

徐鼒曰宏圖之請蓋避士英也何以書內小人而外君子

消長之機也故謹志之

庚申明頒河北山東詔

先是我

攝政王之入北京也諭官民曰曩者我國欲爾大明和好屢致書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爾悔悟耳豈意堅執不從今被流賊所滅事屬既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主之我今為爾朝雪君父之仇破斧沉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地方能削髮投順開城投款即予爵祿抗拒不遵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幹功立業之秋如有失信何以服天下乎馬士英以明日北朝此論是不知中國已有主矣

上猿葉北行以安反外望異之心會濟甯都司李元和殺偽官劉潛尹宗衡張問行侍衛等九人因降賊原任兗西道副使王世英御南都開封府推官陳潛夫衆男李過知劉洪起殺偽官南附史可法亦乞遣使扈蹕監國即位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故有是命

壬戌明上崇禎帝后謚號

帝謚曰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后謚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大學士高宏圖所擬也諭曰考據典則備極徵隆不必再改即頒詔行

徐鼒曰既曰不必再改矣後復改之何也甚矣王之同惑

於小人也

明以杜宏域提督大教場楊振宗鎮守安慶趙光遠提督川

陝

時光遠鎮守漢中　命未至已降於賊

癸亥明馬士英薦逆案阮大鋮命復冠帶陛見大學士高宏

圖姜曰廣遂乞罷

大鋮懷甯人萬歷丙辰進士機敏猾賊有才藻天啓初由

行人擢給事中以憂歸御史左光斗薦有聲大鋮以同

里故倚以自重四年春吏科都給事中缺大鋮次當遷光

斗招之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以察典近大鋮輕躁不

可任欲用魏大中大鋮至使補工科心恨之陰結奄豎

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鋮名郎得請大鋮自是附魏忠賢與楊維垣倪文煥霍維華爲死友造百官圖因文煥以達忠賢然畏東林攻已不一月遽告歸大中遂掌吏科大鋮憤甚私語所親曰我猶善歸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汪文言獄起逮璉光斗大中等六人又逮攀龍等七人大鋮對客詡詡自矜尋召爲大常少卿旣謹事忠賢而又慮禍每入謁輒厚賄閽者還其刺居數月復乞歸忠賢誅大鋮函兩疏馳示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謂天啓四年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傳語維垣若時局大變上劾崔魏疏脫未定則上合算疏會維垣方並指東林崔魏爲邪黨與

編修倪元璐相詆得之大喜爲投合算疏以自助閹者切
齒崇禎元年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明年
定逆案論徒贖爲民流寇偪皖大鋮避居南都招納遊俠
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時金壇周鑣無錫顧杲長洲楊廷
樞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宜興陳貞慧餘姚黃宗羲鄞
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宿聚講南京流賊擾江北烽火及
於瓜步諸名士且疑大鋮爲內應刊留都防亂公揭逐之
列名者百四十人大鋮獨身跳匿牛首之祖堂使其腹心
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鋮懼始閉門謝客大中之子
學濂以蔭入南京國子監出其訟父冤血書疏稿與左繆
周顧高黃李諸死奄難者之孤大會於桃葉渡齊聲詈大

鋮攷曰本史外吳副榜傳諸名士嘗飲酒高會觀大鋮所撰燕子箋劇大鋮使其家優闌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鋮爲快大鋮聞則嚼齒搥床大恨攷曰本史外周禮部傳華編紀畧歸德侯方域者尚書恂之子也負才氣與貞慧應箕善亦以避亂寓秦淮眠歌姬李香君大鋮欲納交方域介以求解於諸名士方域未忍拒李香君曰陳君有高義吳君尤錚錚公子柰何以阮公負至交乎方域乃絕之大鋮愈猜愧十六年左兵掠武昌東下大鋮遂颺言方域與左有舊且應之於內方域遁而免攷曰本吳副榜傳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大鋮既見絕於諸名士惟同年生馬士英以倒職遣戍流寓南都與大鋮爲莫逆交周延儒之再召也次揚

州大鋮賫金爲壽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謬爲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鋮沈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英别字也許之士英因得起用大鋮乃更與劉孔昭太監韓贊周李承芳暱北京陷中貴人悉南奔因贊周得遍結雖王之立也初非諸大臣意大鋮與羣奄私言東林當日之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使備言於王以潛傾史可法等羣奄極口譽大鋮才士英又亟欲起用以酬之乃特舉大鋮知兵謂當赦其前罪補臣部右侍郎又言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鋮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江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韙之並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璫敗按門籍無大鋮名可證也士英即自擬旨暫予冠帶陛

見大鋮既入見則上守江策陳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其言娓娓可聽將退士英奏曰大鋮名在丹書非其罪也大鋮因奏冤陷狀引大學士高宏圖爲證以宏圖素不附東林必不忌己也宏圖曰大鋮頃陳兵事臣不知兵無所參駁若其起用關係非細昔崔魏亂政風教陵地先帝定逆案以過舉耶大鋮與爲臣不知其果知兵與否但以先帝則鑒豈容擅改耶如士英奏乞下羣臣集議則大鋮用亦光明士英憤然曰臣非徇私納賄何不光明之有宏圖曰何必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用之可也出即具疏乞休姜曰廣力爭不得亦乞休疏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見逆案擬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

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宮未
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駴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遂
有此舉但恐忠臣裹足志士灰心臣遭遇聖明備員政府
不能扶危持顛有負生平必待羣言交責始求罷斥貝亦
晚矣夫祖宗會推之典行之萬世者也昨日大鉞之起竟
出內傳夫斜封墨勅種種覆轍史冊昭然臣觀先帝之善
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則有而以頻
出口宣爲亂階用閣臣以內傳矣用部臣熱臣以內傳矣
用大將用言官以內傳矣而所得閣臣則淫貪巧猾之周
延儒逢君淩民姦險刻毒之溫體仁傷嗣昌偷生從賊之
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

勳臣則力阻南遷議救守禦狂稱之李國楨也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王竄僞樸輩所得言官則貪横無賴之史𡌴陳啓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覩矣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緣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見其可憫之狀聽其一面之辭不能無動者亦人情也而外廷口[illegible]淸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授之口實得以反脣而內廷攻之者盡皆如此也間有以事情密聞於上及得上之意旨則又轉而授之于是別創新法令之面試平臺祇須一語投機也夫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意得類贏勝之販夫天下事從此不可爲矣臣昔痛心此弊亦於講藝敷陳未及暢語

至今隱恨小人何知求進而已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此豈可爲訓哉先帝一誤皇上豈堪再誤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爭之但願陛下深宮育暇溫習經書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周宣漢光何以復還前烈晉元宋高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何惓惓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說李綱之禦敵何切切以信君子勿問小人爲言必能發聖心之天明破邪說於先覺然後國恥可得雪中興可得期也臣待罪綸扉朝廷未肅風俗未淳兵民之危疑未解江河之備禦全疎半壁東南有同幕燕就死無地終夜撫膺而責臣者叢至矣茍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取充位又來鮮恥之譏鬱鬱居此臣今誠病悲役門求

病而死亦不可得耳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攷曰明史南疆繹史姜曰廣傳南略諸書載此疏詳畧互異蓋皆著錄時刪改今參訂疏入王溫旨慰留

士英大慍疏言宏圖曰廣呂大器諸人護持局面於所愛而登之天者卽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於所忌而錮之淵者卽曰先皇帝逆案不可翻也其妄莫甚大鋮亦疏辨曰攷

疏曰臣於天啓甲子見逆璫魏忠賢與外門戶諸人終攜始合擅政弄權時爲吏科都給事中力請終養以避其焰後蒙起用臣守官太常少卿七十日卽乞差還山實跡窮山不入城中及忠賢擅竊威福皆臣在山林息影惟恐不深時也且當天啓年間從無一官之蹤一字之諛一條之建白點將錄內勒入臣名於其中冀殺臣後快臣與崔魏諸黨不惟風馬牛不相及且冰炭水火之不相容亦既昭然矣逆案冤及於臣者蓋謂臣在科持孫慎行以紅丸邪議搖動皇祖母皇考是時旨下九卿科道會議給事中魏大中上言內有張差崔文昇所謂先帝之賊也張差所由

誰不知鄭國泰所為宜究問主使又有李可灼之藥不合
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溯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
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不定宜悉置請人以應受
之法此皆大中大逆不道血口污天語也臣與同官正邑
斥之且語曰三朝仁孝無問凡為臣子處此安得以無根
之言挑釁骨肉故堅持不出議單今三朝要典具在可攬
拔而同鄉左光斗迫臣出議甚力臣不之應從此大中與
中之黨很臣入骨適臣俸在彼前思奪臣首垣百計拼洪
臣浩然致歸黨怒不釋臣與相國馮銓有文守交歸過涞
州一晤即行而大中門容汪文言遂詠臣與銓以叩馬獻
策夫臣與銓在涿州忠賢在深宮近侍其馬安得而叩之
況相國今合家殉難而死生平忠佞定於蓋棺矣後大中
以巧救姦人汪文言疏料忠賢為忠賢所仇被遠以死記
光斗大中死於乙丑之秋而乙丑之秋正臣躬耕山居之
日里中衿紳父老可問也又安得一身以贊導邪至臣七
年合算一疏極論俱紅丸之孫偵行為時所妹此乃忠賢
典刑以後所條上首俞首十宇為被逆惡解嘲者邪且當
時借造逆案之後梃今公然從賊為上部侍郎矣主造逆
案之輸臣韓壙今公然閉門迎賊賊以安中逆入長安矣
所云報復臣有疏者郎今受呶仍戶部司踰之魏學瀛也
而門戶諸臣乃欲以受賊仍命亂臣賊子之代門馬臣耻
坒葬子之定案豈尚有人心者乎今諸臣抵亢攻迫臣安

得不一面陳當日之情事以上告君父下告天下萬世哉
藕按此疏及讀奏或擬稿實錄未紀今備載之見彼
人文過之　是時士英必欲起大鋮而舉朝議持之急又宏圖
乃如此
曰廣未去位故起用中旨遲回月餘而後行然自是朝端
益水火矣
徐鼒曰先書薦逆案阮大鋮而繼之以高姜乞罷何見君
子小人消長之機之間不容髮也夫大鋮之阿附逆閹殷
東林之攻而引身屢去蓋非無忌憚之心矣溷跡聲伎已
無聊賴而諸君子必欲窮筆舌之鋒鋩之逋亡之藪孔子
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然則起用大鋮者何以為罪
魁也曰方防亂公揭未出之先彼其求解公論自詡邊才
不過欲遂其富貴功名之願非必有倒行逆施之心也暨

乎怨毒已深強很自用彼之欲伺隙而寘處我者豈復可
爲調停之說哉蓋清議亟而搢紳之禍熾亦逆案翻而南
都之亡決矣
明戶科給事中羅萬象疏劾阮大鋮
萬象疏言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無知兵者然大鋮實
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即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
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
人覬覦之端
徐鼒曰諸臣先後上疏不更別白何以事類書且明公惡
也自羅萬象以下備書官何嘉之也何嘉乎爾諸君子侃
侃持論藹合乎是非之公矣

明應天府丞兼御史郭維經疏劾阮大鋮

維經疏言逆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修若不書此案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書之而與起用大鋮對照則顯顯今古未免少疑並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並愛先帝之綵綸既而史可法進調停之說謂前監國詔有逆案不許起用一則臣爲删去後來何故復入此示人以隘維經駁之以爲失言士英大鋮深嫉之

明兵部職方司郎中尹民興疏劾阮大鋮

民興字宣子平陽人崇禎中由進士歷擢本司郎中周延儒之督師也民興從軍贊畫延儒被譴民興亦下吏除名

久之始釋南都立起故官疏言熹廟時崔魏煽逆士大夫喪恥忘君幾成苞孽之固遂至先帝末載天子下席諸臣或俯伏而拜爵或獻策以椓榮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舜寘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鋮即行檄四方何以消跋扈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惟曰使貪使詐不曰使逆逆案可翻則崔魏亦可卹周鍾請逆皆可使才肯過矣未幾謝病歸

明御史左光先疏劾阮大鋮

光先光斗弟也崇禎時以御史巡按浙江與平許都之亂疏言阮大鋮線索逆黨殺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楊漣士英云冒罪特舉明知無復有罪之者矣皇上不毁先帝之政

臣忍忘不共之仇邪旣而許擢錦衣衛復劾大鋮鋮懼乃以光

先激變逮問光先聞行走徽州緹騎索不得乃止

明太僕寺少卿萬元吉疏劾阮大鋮

明御史王孫蕃疏劾阮大鋮

明御史陳良弼疏劾阮大鋮

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劾阮大鋮

明錦衣衛指揮懷遠侯常延齡疏劾阮大鋮

延齡字喬石開平王遇春之十二世孫也崇禎中疏陳時政凡十二上崇禎帝嘉納之熊姜獄起抗章請釋二臣卓又致書周延儒以文彥博救唐介故事相激勸朝論韙之至是與廷臣交章劾大鋮不報遂挂冠去南都亡與妻氏

徐魏國公女偕隱金陵種茶為生歿後友人醵金葬之雨花臺側攷日本南疆繹史摭遺勛戚世祿諸臣列傳錢秉鐙田間集厲鶚樊榭山房續集開平王孫種茶歌

徐鼒曰諸臣効死大鉞終之以懷遠侯何喜勳臣之有人也前明開國功臣徐常並著中山福履延奕世而開平後嗣式微論者傷之予讀吳興楊氏書而知開平後裔之大有人也延齡事載明史足辨南疆繹史迎降之誣又有常元亮者亦開平王孫與東甌王十三世孫湯南金爲詩友南金於崇禎時官錦衣衛指揮南都立馬阮亂政乞放歸桂王之入緬甸也斷粒卒南金既卒之明年元亮訣妻子告墳墓將航海說鄭成功大舉之澉浦之乍浦之羊山覓渡不得遂發憤蹈海死吁其事有足悲矣附志之

明給事中李清疏請追議開國以來諸臣謚

清字映碧揚州興化人大學士春芳五世孫禮部尚書思誠之孫也以崇禎辛未進士授甯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請宥李善長十世孫世選假敕之獄攷曰南疆繹史勘本曰世選爲符門吉長十世孫洪武時駙馬都尉祺坐父罪死其子盛慶俱臨安公主出故續溪爲民主號泣上前上手賜龍封誥二百十六字免此兒子復故爵世選於崇禎初具奏呈驗而救山爲祺爲襯以胡惟庸爲容善長死年几不符讞獄者乃挨支假敕書律論辟司寇鄭三俊批其牘曰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清善其言力請釋之然世選已長繫十年矣所早龍封紙墨鈐印嚴重久遠實非外間各宰所能遷移是豈高皇故爲斯誤以奪主請而開後世疑案耶工科出使淮南會札都陷復命南都進本科都給事中上言陛下自中州播遷後櫛風沐雨備極辛苦漢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質衣儉舍皆從安樂憶艱難

以勵儉也陛下亦宜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修源塞矣否則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至繁刑恐全盛之天下嘗血亦殫況今日乎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爲之勿謂儉小而不爲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又言當今各鎮自爲守土計增設兵馬需求器械曾不念司農之艱各監局爲御用計增索金錢務求華靡曾不顧司空之匱且昔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有餘乎乞敕各部察見微之數通行會計量入爲出皆報聞又請裁宮中獸炭歲省費一千八百餘金嘗陳內治之說引規時事言子胥之揣句踐曰爲人能辛苦何謂辛苦毋荒於燕觴毋荒於瓊宮瑤臺爾金和寶

是也是時廟堂修文法飾太平無復報讐討賊之志而淸於其間亦請追謚開國名臣靖難死事武熹兩朝忠諫諸臣加成祖朝奸諛大臣胡廣陳瑛等惡謚更請追封馮勝傅友德爲王賜之謚皆議行懿文太子時已尊爲孝康皇帝淸請與興獻並祀別廟奉孝宗爲不祧之宗不見聽北都之陷鎮遠侯顧肇迹等十五人爲賊所殺勳臣朱國弼等請如殉難贈蔭廟祭淸言肇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刃非死難也同時文臣邱瑜方岳貢何嘗不以拷榮死而褒譏相半祠祭猶懸何獨文武異施乃已明年二月進大理寺卿又請更思宗廟號修實錄及惠宗實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嶽南都亡歸隱於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清在省號爲淸正然所爭皆細事無裨國計議者亦以此惜之焉

徐鼒曰昔陽城爲諫議大夫七年不言朝政及龍陸贄相裴延齡則伏閤極諫是時逆案翻覆老成屏棄其於安危存亡之故較之贄延齡之進退蓋十倍焉淸胡默無一言而泄泄然不急之務哉鄞縣全祖望謂淸所著三垣筆記語最和平宅心仁恕當時多氣節士雖於淸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禍使皆得如淸者則無禍自淸矣此蓋有爲言之而未識淸之本末也淸之祖禮部尚書思誠始媚稅監高寀復翰林原官又以純忠體國大業匡時之語疏頌魏忠賢定入逆案淸嘗辨其冤部識逆川始末以日本 [illegible]本

紀注 然則逆案者清之所心痛而不忍言者也諒其心固不必苛其言哉

甲子獻賊陷明涪州

賊徒健鬬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楨障四十里左步右騎與舟而上犯涪州陳士奇之在重慶也命其將趙榮貴扼梁山陸道守道劉麟長與參將曾英守涪以扼江賊至榮貴望風遁英戰而敗退至五里望江關賊追及砍傷其頰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麟長走川南賊遂陷涪州敍日 聖安 本紀云己巳陷涪州殺寇 紀畧踈碧則云六月八日

明命潞王常淓居杭州

是時諸王播遷命惠王居肇慶德安王居廣陵崇王二子

寓台處二府吉王死於淮安舟中命於安吉孝豐卜葬七月壬辰又命惠桂二王駐廣西潞周崇四王駐浙東

徐鼒曰特書何爲杭州失守張本也

明起戍籍錢謙益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謙益常熟人以萬歷庚戌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元年主試浙江闖黨作東林黨人同志錄列謙益名攷曰南畧載點將錄云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早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乘按某氏遣愁集所載與此小異蓋當時外間傳鈔增減刪改不能無異遣愁集云王紹徽爲魏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嘗造點將錄傾害東林忠賢閱其書歎曰王尚書賦媚如閨人筆挾風霜乃眞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閣山元帥托塔天王南

戶部尙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尙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德繆昌期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糧頭領天富星撲天鵰禮部主事賀烺地狗星金毛犬尙寶司少卿黃正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剛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漣天勇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槍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所列李應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愼行陳于廷錢謙益文震孟方震孺徐憲卿鄭三俊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皆南直人也一時更有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天鑒錄東林籍貫諸種又御史盧承欽疏懸擘東林亦有副帥前鋒敢死軍人土木魔神諸目見三朝野紀皆以爲王紹徽撰惟南略則云阮大鋮撰又作點將錄云天巧星浪子錢謙益尋爲御史陳以瑞所劾罷歸崇禎元年起故官不數

月擢詹事禮部侍郎會推閣臣謙益慮禮部尙書溫體仁

侍郎周延儒並推則名出已上屬門人給事中瞿式耜言
於主推者擯體仁延儒以成基命及謙益等十一人列上
先是謙益主試浙江時所取士錢千秋首場文以俚語一
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爲給事中顧其仁舉發
謙益先知即具疏劾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僞作關節撞騙
下刑部鞫訊時敏保元皆遣戍千秋亦論遣謙益奪俸至
是體仁追論謙益賄賣關節不當預選崇禎帝乃御文華
殿召對諸臣輔臣錢龍錫頗右謙益崇禎帝命禮部進千
秋卷閱竟責謙益謙益引罪遂褫職下法司議以謙益自
發在前不宜坐體仁復言獄詞出謙益手詔下九卿科道
再勘乃坐杖論贖千秋荷校死十年正月常熟人陳履謙

以爭產事浼謙益式耜關說不得嗾其黨張漢儒訐二臣貪肆不法體仁擬旨逮問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章白其冤謙益嘗爲太監王安作碑文爲司禮曹化淳所知獄急求救於化淳履謙漢儒偵知之乃爲款曹和溫之通賄言之款曹者謂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謂與體仁有隙宜和之體仁密以聞請並坐化淳罪化淳懼白請案治得履謙奸狀並體仁密謀履謙漢儒刑斃獄乃解謙益既削籍歸益放蕩聲色吳中名妓柳如是者年二十餘矣言於人曰吾非才如錢學士者不嫁謙益聞之曰天下有憐才如此女子者乎於其城舟中與柳冠帶合卺備花燭儀賦催粧詩八首雲間縉紳大譁滿船載瓦礫歸謙益

怡然自得也歸築絳雲樓以處之稱爲繼室號河東君柳頗涉文史常衣儒服飄巾大袖出與四方賓客談論故謙益又號爲柳儒士（攷曰本沉虬河東君記）方崇禎帝凶問至南都謙益與柳冠插雉羽戎服佩刀跨馬入國門如黎園所演明妃出塞狀觀者大駭（攷曰本夏完淳續幸存錄）已而諸臣議立君謙益推戴潞王常淓與馬士英不合王既立謙益懼得罪更疏頌士英功士英乃引謙益爲禮部尚書謙益復力薦阮大鋮命柳奉觴上壽（攷曰高安朱苙汀題袁翼遂懷堂集王義士枏枝詞後云才人末[illegible]熱倩女歡場酒最羼肯得金冠珠一頂佃夫庠上[illegible]注才人謂謙益倩女謂柳佃夫謂大鋮大鋮賦[illegible]以娑柳氏出爲泰淵大鋮賄珠冠一頂謙益介[illegible]道之又王義士名溼陳子龍弟子子龍死溼收葬之故[illegible]義士）而大鋮憾不釋妖僧大悲之獄幾不免焉南都亡謙益降

於

大清越十年死於家其族人御史錢朝鼎先以危事脅謙益求援謙益死乃詬遁於柳柳盡出其貲猶不已乃投繯死焉

攷日本沈虬河東君記錢孺飴錢氏家變錄竊按家變錄不言受朝鼎賂諱之也然所載虞山令瞿四達公揭云朝鼎居官狼藉登白簡浼錢夫子挽救得豁重罪乃反誣以受賂藉辭逼索云云又載嚴武伯致錢求赤書云仁兄此揭不過爲衆逋而起云云脫非謙益受賂亦安有此索逋之說哉

臣鼐曰謙益負文章重望羽翼東林主持壇坫百年後文人猶豔稱之論者徒誚其不死國難而餘事無述焉而不知其名辱身危者非一日之積矣獻臺之媚五磔盈冊同乘之羞招搖過市身死未寒破巢毀卵夫豈無罪而獲斯報於宗族鄉黨也

純廟之論曰謙益一有才無行之人眞萬世斧鉞之公哉

丙寅明吏部尙書張愼言致仕

愼言連疏求去且云臣按河南以劾布政馮明盛倡逃爲其子馮銓所中傷遣戍肅州嗣先帝擢刑部侍郞讞獄不當閑住十餘年今待罪銓曹二十日又爲孔昭所指止有一去而已僞官至陽城臣子履旋投崖死國難家變慟無生理臣當與緇黃爲伍矣旣得請賚銀幣給應得誥命恩蔭愼言力辭其表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先受絲綸靑宮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孫妄叨恩蔭況風塵不定逐虎驅狼回首長安諸陵松楸麥禾諸臣何以爲心而後口言功乎愼言流寓宵國孤孫朋爾來侍愼言曰祖孫相聚

足矣國亡後鬱鬱疽發背戒勿藥卒

徐鼒曰是時工部尚書程註亦致仕矣兹獨書之何嘉之亦惜之也何嘉乎爾嘉其潔身也何惜乎爾惜其去國也

明禮部請册立皇后不許

詔以列聖先帝之讐未報不許

徐鼒曰曰不許何春秋之法賊不討不書卽位特書以嘉之

明以游擊吳志葵爲總兵鎮守吳淞

先是江北諸鎮兵不戢耽耽思渡志葵以游擊隨撫臣鄭瑄鎮京口悉心守禦江上以安故有是命

明劉澤清 疏 訐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又疏薦張捷等

澤淸疏攻大器謂其前巡撫甘肅時殺總兵柴時華爲挾私忿官吏部時起王重掌選司爲受賄比周縱雷縯祚爲心懷異圖又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及在逃督撫之王永吉郭景昌時士英欲起張捷而大鋮素恨縯祚故嗾澤淸爲之攷曰鼒按福王紀畧載澤淸此疏於十三日己巳南畧載此疏於十八日甲戌而明史南疆繹史呂大器傳云澤淸疏劾大器遂乞休去諸書俱云十七日癸酉呂大器致仕則澤淸此疏在癸酉前明矣當從福王紀畧爲正

徐鼒曰特書何罪澤淸之罔上無等也聞之顧炎武曰武弁而操大臣之短長闔外而預廟堂之黜陟上下易位冠履倒置至此極矣

明命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

犖基即王坤也崇禎時嘗肆惡淮揚戶科羅萬象具疏論之高宏圖以方學阮大鋮不便執奏請身往督催因過犖基言之犖基悟上疏辭止

明太監谷國珍自增敕書字於御前

國珍鳳陽守陵太監也請敕書內閣撰文進呈國珍於御前自增照總督行事五字尋奏請監司總兵以下行屬禮

徐鼒曰事可駭矣然當日巨璫之橫類此可駭者多矣君莫之問臣莫之爭多則莫之駭矣莫之駭則何以書駭其莫之駭也

癸酉明大理丞詹兆恆進欽定逆案馬士英亦於是日進三朝要典

兆恒字月如江西永豐人崇禎辛未進士由知縣徵授南京御史屢陳時事南都立疏言目前大計兵餉爲急今北漕已漸入南而停泊江淮者尚艱運弁旗甲折乾盜賣宜申敕計臣在淮者令督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白抱一督之星夜銜尾入南立運登庾無露泊江干以資盜糧從之未幾擢大理寺丞阮大鋮之冠帶入見也兆恒疏言自崔魏煽禍毒危宗社幸先帝入繼大統芟除內難慮奸人凶黨窺伺生心於是欽定逆案頒行天下以首惡正兩觀之誅黨從列春秋之案嚴如也然御極十有七年此輩日夜合謀思然溺灰幸先帝神明內斷堅持不移夫黨人巧爲蒙蔽茲請惜才則亂之才適足以敗國陛下舉

駐龍江痛心先帝與諸臣抱頭痛哭百姓莫不灑血搥胸顧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爲先帝而呼天驅殺僞官各守關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抔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報悲痛常在聖心而忽召見大鋮還以冠帶使數年欽案遺同糞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哉陛下試取昔觀之應亦悔左右之誤國矣（攷日諸書載此疏詳略互異今據南略及詹大理傳訂補）疏入命取逆案進覽兆恆卽呈進而士英亦於是日進三朝要典大鋮卒起用蝗蝻錄之作也兆恆與焉九月以大理寺少卿奉命祭告事竣遂引疾歸里

徐鼒曰焚書之何罪士英之無君也自來小人欺君罔上

不過上下手於貿奸疑似之閒其昭然冊書者雖巨奸大
憝亦不敢置喙也逆案定於思宗要典成於逆閹此天下
臣民所共昭者士英卽欲背淸議亦胡爲抗王章哉傳曰
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明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呂大器罷

大器字儼若四川遂甯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
右侍郎兼禮部事北都陷南中議立君大器主錢謙益雷
縯祚言立潞王常淓議未定而馬士英及諸將擁福王至
王既立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張愼言之起王重也李沾遂
怒於大器上勳臣憤激有因疏云當馬士英手札迎立皇
上黎明集議大器綜禮兵二部紆回不前劉孔昭怒形於

色臣等面折大器因得俯首就列清晨迎駕大器又欲停
留文臣啓事屢登武臣封爵未定所以有殿上之爭也王
曰朕遭時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當日効忠定策諸臣
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大器遂乞罷不許既士英與孔昭
比欲盡起逆案諸人大器知必不爲時所容乃借言以攻
士英疏曰近年溫周擅權老成凋謝奸庸僨事中原陸沈
皇上中興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紀綱顛倒邪
正士英并以賄敗逆成借名知兵而爲厲階者哉重兵入
朝覬覦政府內閣從來謙讓一經唆撥而殿陛喑啞叱咤
老貌至尊爲贅旒矣逆案一書先帝手定而士英悍然不
顧目無先帝何論陛下且士英有何勞績僥倖而尙書宮保

倏而金吾世廕其子以銅臭列衙都督女弟之夫未履行陣冒授總戎若趙其杰田仰楊文驄等皆先朝罪人盡登膴仕名器僭越莫此爲甚總之吳甡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之失而端方亮直終爲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鋮臣不謂無一技之長而奸回邪慝終爲宗社無窮之禍另行明史南疆繹史本傳南略聖安本紀載此疏詳略互異今參訂疏入王勗以和衷體國會劉澤淸又劾其心懷異圖遂致仕去大鋮慮有後禍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意而士英憾未釋嗾李沾復劾之遂削籍逮治以弱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

徐鼒曰大器蓋機權幹略有用之才也使盡所展布未必無救於時乃以定策二心爲羣邪所齮齕狼狽去國爲可

憾也夫士英澤清諸人無足責吾獨惜夫大器者挾趨避
之術以事君而不克爲純臣也

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請募練水師

子龍時以原官召疏言寇破恒代漸逼京師臣妄意聯絡
海舟可資應援因與長樂知縣夏允彝中書舍人宋徵璧
等捐貲召募神京淪陷先帝升遐飲血崩心呼號無地伏
思君父之仇不可不報中原之地不可不復然必保固江
淮以爲中興之根本守江之策莫急水師海舟之議更不
容緩幸松江知府陳亨志切同袍氣雄擊楫多方措置以
求成旅適史可法萬元吉手書以江上守禦方殷望此一
軍共爲犄角不妨動支正供以俟銷算臣等推職方司主

事何剛忠勇性成清介絕俗專司募練而佐以山陰知縣錢世貴舉人徐孚遠李[illegible]廩生張密已買沙船二十五隻募材官水卒一千餘名其制造器甲修船練藥則中書舍人[illegible]庭都司李時舉生員唐侯等分理一月之內可以就緒夫千人在長江如雙鳧乘雁不足爲重輕然使江南諸郡各爲門戶之計則萬人亦不難致臣等亦聊盡精衞之心倡怒蛙之氣而已 玫日大事記云子龍六月十八日疏 疏入從之又疏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漢之光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從未有身居法宮顧安處順而可以戡定禍亂者臣竊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無恙否先帝先后之梓宮何在與言及此陛

下當嘗膽臥薪宵衣旰食堅土庶尹亦宜砥礪鋒鍔奮發意志以報仇雪恥是務竊聞山東河北義旅雲集咸拭目以望南師朝廷晏然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抗手之雄慰燕趙悲歌之士乎臣恐天下豪傑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歸賊則群然有自王之心矣伏望陛下速幸京營大閱復弭節江滸大集舟師分命武臣至蕪湖京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下詔親征六師並發令一軍由歸亳以入汝雒次潼關一軍由襄鄧以攻武關出廣漢忍蜀之甲燕晉之師則用之為奇兵為聲援逆賊授首可計日待矣又言臣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

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又疏陳備邊三事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而莫之能用也太僕少卿馬紹愉之奉使也陛見言及陳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當卹羣下愕然相顧少詹事陳盟曰可因命予卹且追罪嘗劾新甲者時廷臣懲劉孔昭殿上相爭事無敢言者予龍與同官李清交章力諫乃獲已焉

丙子明馬士英免尋復令視事

黃澍者以御史巡按湖廣監左良玉軍偕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俱王大感動顧高宏圖曰黃澍言殊有理卿識之命進御座前澍益數其罪以笏擊士英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號呼

曰陛下覩之王搖首不言良久曰卿等且出潮退復疏曰
士英有十可斬之罪鳳陵一坏土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巧
卸重擔居然本兵貽皇上以輕棄祖宗之名是謂不忠國
難初定入辦必死之志爲先帝復仇士英居肥擁厚有何
勞苦明聖之前動云勞苦多年是謂驕蹇奉命討獻而足
未出蘄黃一步奉命討闖而足未出壽春一步坐延歲月
以致賊勢猖狂是謂誤封疆獻賊爲兵部尚書周文江引
賊破楚教賊下江南及左鎮恢復蘄黃之後周文江之金
削以入而參將之薦夕以下是謂通賊黃鼎私鑄闖賊銀
印詭言奪自賊手士英蒙厚賞黃鼎等俱加副將今麻城
士民有假印不去真官不來之謠是謂欺君皇上中興人

歸天與士英施然以爲非我莫能爲其目中無朝廷久矣金陵之人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之諺是謂失衆亡等生平汚貪清議不齒幸以手足圓滑偶脫名於逆案一朝得志遂薦同心逆黨阮大鋮大鋮居朝爲逆賊居家爲匪類三尺之童見其過市必唾罵之士英蔑侮前朝矯誣先帝迹其所爲恨不起逆黨於地下而與之同謀是謂造叛滅剋兵糧家肥兵瘦平素不能行恩臨事豈能用武一旦有急挾君父而要之皇上破格殊恩士英動云是我面奏善則歸君其義謂何是謂招搖騙詐窮居寥落長江浩浩士英不聞嚴御警蹕繁防江流而馬阮兵械剳營私居以防不測何其愚以保金帛何其智以守園陵何其

怯以壯申第何其橫是謂不道上得罪於二祖列宗下得罪於兆民百姓舉國欲殺犬彘棄餘以奸邪濟跋扈之私以要君爲賣國之漸凡此十可斬也士英有此十大罪皇上即念其新功待以不死當削去職銜責之速赴原任庶聯聲援庶可以慰祖宗在天之靈謝億兆人之口而奸狡日深巧言狂逞此豈一日可容於堯舜之世哉方澍之糾士英於朝也何志孔佐澍言士英罔上行私事秉筆太監韓贊周叱之曰御史言事是其職掌內臣操議殊傷國體即執之王私諭贊周曰馬士英所爲如此宜行退避士英遂引疾盡移直房器具以出佑以金器分餽舊奄田成張執中二奄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逐馬公天下

將議皇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可不煩聖慮馬公一去誰復有念皇上者王默然用成即傳諭士英入直辦事隨有旨何志孔本當重處輔臣急為求寬具見雅量姑饒他只為之謠曰要殺奸須種田欲裝啞莫問馬時澍連上十疏王不得已屢諭其赴楚乃去攷日南畧云時澍連上十疏七月初二日丁亥著黃澍星回地方料理恢復本裏

徐鼒曰既復令視事矣猶曰免何見小人之易進難退而比周爲可懼也臣能觸邪不畏彊禦君能從諫不俟終朝意者天亦悔禍之延而牖王心邪乃鬼蜮技工猖狼勢倚優施夜泣張讓叩頭遂使回賓捷於轉圜反汗輕如兒戲良可慨哉不曰黃澍劾馬士英何不與澍以能劾也杜盜

不與其能劾劾之劾士英者挾左良玉以自重也不然疏斬檜頭務擊泚而庶幾烈丈夫哉

丁丑獻賊陷明重慶府瑞王常浩巡撫陳士奇等死之

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獻忠既入涪州分舟師泝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三日而奪佛圖關銅鑼峽反出其下兵驚擾不能支遂潰賊傅城下士奇等日夜登陴以火罐滾礮擊賊死無算賊裸婦人向城而罵城三面臨江皆石壁西南有磚城數十丈賊發民墓凶具貫刈穴城是夜陰雲四合賊藏火藥於城角晨起箭礮齊發磚石皆飛城遂陷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自漢中避賊來

閼南道陳繹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從之至是同遇害王
好佛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無
行貲必厚給使歸其死也衆見王乘白氣冉冉而沒人謂
之兵解云士奇字平人漳浦人也文學士而廷臣以知兵
薦遂以督學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軍政廢弛朝議命
川北道龍文光代之既謝事而夔州告陷或勸之去士奇
不可城陷被執罵賊死同時死者知府王行儉字質行宜
興人巴縣知縣王錫字古由新建人同罵賊死而錫尤烈
錫嘗先後敗賊於墊江銅鑼峽賊刲其左臂縛樹上射殺
之嚮而烙焉指揮顧景聞城陷入瑞王府以已馬乘王緩
之走遇賊呼曰毋殺我切犯帝子王被戕景亦死之賊衆

重慶軍士三萬七千人殊其營而縱之是日雷電晝晦暴風飄瓦木盡拔操刀者自相斫獻忠驚且仆既怒而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架大礮向天擊之俄晴霽遂并殺瑞王之就執也雷方震獻忠曰若畏雷者釋之已而竟不免獻忠駐重慶十二日拔營去過故總兵劉玘墓下馬長揖曰好漢子使此人在吾安能至此

明合州諸生董克治起兵拒獻賊不克死之

賊分兵掠合州克治傾家貲募勇壯與戰於長安坪不勝退據碉中賊誘以爵位不動相守月餘賊縶山梯碉火薰之凡三千人感克治盛義爭死無二心者時比之田橫云

明永川縣義民蔣世鉉起兵拒獻賊不克死之

賊犯永川世鉞集義勇二百人拨城固守戰於東門被執

勸之降瞪目大呼曰逆賊我不降也賊寸磔之賊又欲授

舉人梁士騏官士騏怒駡被殺

明贈死難沐陽知縣劉士爆山東僉事

戊寅明封兩府千戶常應俊爲襄衛伯

應俊本華工王之出亡也應俊負之行雪中數十里脫於

難故有是命同命者青浦知縣陳燻爲中書舍人大學士

王鐸弟鏞子無黨世襲錦衣指揮使與隨扈有功者也

己卯明趙之龍請改思宗廟號不許

之龍糾高宏圖議廟號之失謂思爲下謚之能不識字李

沾劾之也宏圖疏辨詔仍舊

明以徐石麒爲吏部尚書

石麒字寶摩嘉興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最後以熊姜之獄忤旨落職李明睿之倡議南遷也廷臣不能決石麒聞而嘆曰膠柱死守亦非臣子愛君父之道也苟翠華南幸各鎭撫之兵鷹勇奮發以謀恢復亦不爲無策倘觀望狐疑至求遷不得尚忍言哉爲文檄同志起義兵北首赴難而烈帝凶問至矣南都立以右都御史起諸家未至改吏部尚書再疏辭舉鄭三俊自代不許乃入朝陳省庶官愼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皆襃納之

徐鼒曰同日爲工部尚書者有何應瑞何以不書無所表

見也南略識補遺云南都之變以死聞者有尚書何瑞徵夫瑞徵從賊六等罪中人也無由爲尚書蓋應瑞之譌耳附志之

明詔兵將調集聽本處撫臣節制督撫部將于永綬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領馬[illegible]防京口而浙江入衛都司黄之奎下[illegible]兵[illegible]戍其地馬兵以賤值攫小兒瓜傷[illegible]不平縛馬兵投之江馬兵大恨馳馬來鬪浙營[illegible]仇李大開呵之不下大開拔箭射數人馬兵遂大閧殺大開並焚掠死者四百人譁而曰四鎮以殺搶封伯吾何憚不爲哉巡撫祁彪佳馳往定之事聞王以四[illegible]地下係兵亂律不彰仇殺[illegible][illegible]

令赴史可法軍前核治嗣後兵將調集聽本處撫臣節制著爲令

臣燕曰特書何戢兵安民之法無善於此也咸豐癸丑仲春粵賊陷金陵連陷鎮江揚州

命大臣琦善向榮分督江南北軍時黑龍江兵之駐浦口者肆淫掠江浦縣令曾勉禮不敢問適夷船入江向帥檄飭與六合縣令溫紹原往定夷酋約浦口民遮道號呼乘以情聞於琦帥帥札江浦六合縣令無論何項兵丁有姦淫婦女搶掠錢財者准地方官捆拏究辦迄今兩載兵民相安夫兵與民素非親知忽焉過處無相愛之誼而多相畏之疑故語言睚眦之間往往嘩然而不可御小則馬兵之

騎鎮大則爲兵之冦場謂非處置之無法以致此也重官

之權以攝將祛民之疑以安兵使主客無猜而兵民相衛

蓋亦因時之制哉

明以巡按御史王燮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燮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故擢是職然路振飛旣去

位燮又以升行劉澤清自是營窟淮安城中田仰不能制

淮事不可爲矣

癸未我

大清兵克德州明前大學士謝陞御史趙繼鼎盧世淮迎降

時我攝政王命固山額眞巴哈納石廷柱以兵下山東州

郡陞等奉權濟王帥欽迎降

誥飭欽以知州用繼鼎世淮授御史陞以大學士原銜管吏部

尚書攷曰本貳臣傳先是德州貢生馬元騄諸生謝陞之殺偽官

起義也南中訛傳謝陞爲謝陞加陞上柱國世淮工部侍

郎與吳三桂同賜敕書及陞之降也其表文卽首德州功

焉攷曰按表文卽蘇已降而南署則云潞王走死又東華錄云王鼇永啓報齊送故明德王朱由樂降表

明以邱磊爲山東總兵官

明贈死事吏部員外郎程良籌光祿寺少卿舉人劉中錫知

州生員楊之金教授

賊將白旺之陷蘄黃也偽令田助公守孝感良籌以白雲

寨義兵逐之助公遁至德安請兵與良籌戰良籌督兵過

他寨寨破被擒旺強之降不屈會左良玉遣惠登相攻德

安旺以左兵之來乃良籌召之也殺之城上申錫家僮於貴養死士百人倡義於應山孝感雲夢間後爲旺所殺百人皆戰死攷曰本綏寇紀略補遺

明命總兵黃斌卿防禦京口

明安廬巡撫張亮請解職討賊自効

亮四川人崇禎某科舉人歷官榆林兵備參議有能聲薦改安廬兵備以討賊功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南都立亮疏言南北只隔一河賊若從山東來則淮徐據黃河之險我能守之若從河南來則無險可守今茫無稽察致壟斷者飽載而販於賊巢濱河者所司何事而疎玩若此哉乞飭嚴加盤詰販賣者治以通賊之罪亮又疏言賊勢可

圖請解職覘賊所向督兵進討而馬士英意殊不在賊詔亮還任明年四月左夢庚陷安慶被執挾與俱北乘閒赴水死

臣鼒曰楊逆踞金陵官軍逼之兩年而賊不困者接濟未斷也小民迫於飢寒趨利如鶩賊又倍其利以誘之縱之則不知止治之則不勝誅讀張亮疏爲慨然矣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六

鎮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大沖鶴
臨淄謝定甯宋善
同里受棨汪達丹
參校